



2023年5月18日根据安全理事会第2648(2022)号决议延长任期的中非共和国问题专家组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根据安全理事会第2648(2022)号决议延长任期的中非共和国问题专家小组成员谨按照第2648(2022)号决议第7段转递关于专家组工作的最后报告。

所附报告于2023年4月17日提交安全理事会关于中非共和国的第2127(2013)号决议所设委员会，并于2023年4月26日经委员会审议。

请提请安全理事会成员注意本信及其附件并将此作为安理会文件分发为荷。

中非共和国问题专家组

协调人

鲁本·德科宁(签名)

专家

法德尔·布齐迪(签名)

专家

乔斯林·加佩特(签名)

专家

汉娜·莫兰(签名)

专家

玛丽亚姆·亚兹达尼(签名)



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2648(2022)号决议延长任期的中非共和国 问题专家小组的最后报告

目录

	页次
一. 背景	4
二. 爱国者变革联盟	4
A. 西基凯代局势	5
B. 中非共和国西部针对中非共和国武装部队和俄罗斯教官的一系列袭击	10
C. 争取中非和平联盟在中非共和国东南部的力量扩展导致出现新的赞德族民兵	11
三. 区域对策	11
A. 乍得	11
B. 苏丹	15
四. 国家政治和社会发展	19
A. 和平进程	19
B. 仇恨言论和煽动暴力	20
五. 制裁措施、武器禁运以及国防和安全部队	21
A. 违反旅行禁令和资产冻结规定的行为	21
B. 违反和不遵守武器禁运的情况	23
C. 观察到的其他军火及相关材料	25
D. 武装团体人员快速整编并充当代理人	26
六. 自然资源	28
A. 黄金和钻石	28
B. 季节性游牧	30
七. 人道主义事务	31
A. 阿姆达福克的人道主义和武装团体局势及其对瓦卡加省更广泛的影响	31
B. 马哈迈特·萨勒在西基凯代拘留记者	33
C. 西基凯代更广泛的人道主义关切	35
D. 联合国项目事务署人质案	36
八. 建议	37

摘要

武装团体在中非共和国武装部队和俄罗斯教官的打击下进一步丧失地盘。武装团体被逼回边境阵地后，进行了很有针对性的攻击和反击，造成各方人员在战斗中死亡。爱国者变革联盟于 2023 年 1 月 21 日袭击了与喀麦隆接壤的主要过境点贝洛科，并于 2023 年 2 月 14 日在西基凯代进行了反击，这是前所未有的。

联合国中非共和国多层次综合稳定团(中非稳定团)在保护平民方面的任务以及其在西基凯代等战斗地区侵犯人权行为问题上的能见度严重受损。中非共和国武装部队指挥部建议中非稳定团不要进行巡逻，并暂停了其在该地区的无人机侦察。其理由是据称无人机在 2023 年 1 月 21 日袭击了恩代莱的俄罗斯教官基地，但专家小组和中非稳定团以及国防和安全部队都无法核实此事。

该区域各国对其本国境内与中非共和国有联系的武装团体成员施加了压力。苏丹快速支援部队在达尔富尔逮捕了一些人，并暂时关闭了与中非共和国的边界，以控制武装团体的跨境行动。在与中非共和国政府讨论后，乍得和安哥拉同意将爱国者变革联盟领导人弗朗索瓦·博齐泽从恩贾梅纳驱离。根据 2021 年 9 月 16 日中非共和国和平联合路线图(罗安达路线图)向流亡在恩贾梅纳的武装团体领导人发放的津贴于 2023 年 3 月暂停。不知道是谁下令暂停的。

尽管有口头上的保证，但国防和军队重建部没有就专家小组认定违反武器禁运的武器和飞机转让作出澄清。2021 年初，一架此前由俄罗斯 Pilgrim LLC 公司拥有的伊留申 IL-76 军用运输机在图瓦德拉总统前国家安全顾问瓦列里·扎哈罗夫协助下被移交。2023 年，在未通知委员会的情况下又获得了一架伊留申 IL-76。俄罗斯联邦于 2021 年 3 月通知的军用车辆目前几乎肯定在 Ndassima 金矿特许经营区使用，与通知中所述相反。政府继续在没有透明征聘程序和适当审查的情况下，快速将某些武装团体分子收编为军警人员。

武装团体劫持中非共和国武装部队、联合国工作人员和平民为人质。在专家小组描述的案件中，劫持人质的动机是为了谈判释放武装团体囚犯。在中非国家联盟党劫持两名联合国工作人员和一名公共工程和道路维修部技术人员的案件中，经济动机也起了作用。

身份不明的袭击者对金矿附近的矿工和中非共和国武装部队阵地发动了暴力袭击，造成 Chimbolo (瓦卡省)9 名中国工人丧生，Kadjama (瓦姆省) 3 名中非共和国武装部队丧生。黄金出口价值超过了钻石。金伯利进程对毛坯钻石的暂停令没有进一步放宽。

一. 背景

任务授权和差旅情况

1. 2022年7月29日，安全理事会通过第2648(2021)号决议，其中延长了对中非共和国的武器禁运、旅行禁令和资产冻结措施，但有一些豁免。安理会还授权中非共和国问题专家小组继续协助安全理事会关于中非共和国的第2127(2013)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下称委员会)。专家小组的任务是收集关于制裁措施执行情况的信息以及关于可能符合第2399(2018)号决议第20至22段所列并经第2648(2022)号决议第5段延长的指认标准的个人和实体信息。

2. 决议请专家小组在与委员会商讨后至迟于2023年5月30日向安理会提交最后报告。本报告所述期间为2022年12月28日¹至2023年4月14日(起草工作完成之日)，但报告中也包括上述期间之前的案件和事件。

合作

3.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专家小组两次前往中非共和国，访问了首都班吉以及比劳和阿姆达福克(瓦卡加省)、恩代莱(巴明吉-班戈兰省)、保瓦(瓦姆-彭代省)和班加苏(姆博穆省)。专家小组还访问了乍得。对苏丹的拟议访问无法成行。专家小组与联合国其他专家小组或专家组，特别是利比亚问题专家小组、苏丹问题专家小组、南苏丹问题专家小组以及刚果民主共和国问题专家组进一步交流了信息。专家小组感谢中非共和国和乍得两国政府为其访问提供便利，并感谢联合国中非共和国多层次综合稳定团(中非稳定团)继续提供后勤支持和实质性协作。

方法

4. 专家小组努力确保遵守安全理事会制裁的一般性问题非正式工作组在其2006年12月22日报告(见S/2006/997，附件)中建议的标准。专家小组力求尽可能透明，但如果指出消息来源会使提供者或他人面临不可接受的安全风险，就不公布身份信息。专家小组通过独立和可靠的来源对信息进行三角互证，证实调查结果。

5. 专家小组同样致力于做到最大限度的公平，酌情并尽可能努力向有关各方提供报告中可能提到它们的信息，供其在规定时限内过目、发表意见和作出回应。

二. 爱国者变革联盟

6. 专家小组在其2023年2月10日的中期报告中指出，与爱国者变革联盟有关联的武装团体在与中非共和国武装部队和双边及多边伙伴交战中失去了大片地盘(见S/2023/87，第17和22段)。虽然爱国者变革联盟日益被压缩到边境地区以及瓦达、萨姆万贾和万达-贾莱三角地带，但这些部队在2023年初仍然对具有战

¹ 专家小组向委员会提交中期报告的日期。

略和经济利益的地方实施了肆无忌惮的袭击，攻击国家安全和国防部队以及俄罗斯教官。

A. 西基凯代局势

7. 西基凯代镇(瓦卡加省)过去 12 个月一直是爱国者变革联盟与中非共和国武装部队和俄罗斯教官之间冲突的中心。在该镇，被制裁的中非复兴人民阵线领导人努尔丁·阿达姆(CFi.002)培训当地青年，以便设立一个平行行政机构(见 S/2017/1023，第 155 段)。该镇位于爱国者变革联盟经常使用的一条连接提西和恩代莱的武器贩运道路沿线，避开了政府控制的比劳(见 S/2021/569，第 31 段)。此外，该镇毗邻繁荣的曼姜手工采金场，位于西南约 20 公里处，靠近戈尔迪勒(见 S/2023/87，第 61 和 70 段)。戈尔迪勒是米歇尔·乔托迪亚的出生地，也是运输和民航部长乔诺·阿哈巴所领导并由古拉人主导的亲政府中非复兴爱国联盟²的据点。

8. 2022 年 3 月，中非共和国武装部队和俄罗斯教官在戈尔迪勒、西基凯代和曼姜开展军事行动，据报打死了两名中非复兴爱国联盟指挥官和一名中非复兴人民阵线指挥官。³ 据报，超过 30 名平民在战火中丧生。⁴ 行动结束后，中非共和国政府和盟军部队撤到比劳，后又撤到恩代莱，武装团体则又重新返回。

9. 2022 年年中，在西基凯代(通常称为恩达)以及北部邻近的艾法村和南部的戈尔迪勒举行了几次武装团体协调会议。中非复兴人民阵线、中非复兴爱国联盟和争取中非和平联盟的代表出席了会议。预计他们将解决 2019 年和 2020 年瓦卡加省激烈战斗造成的古拉-隆加之间争斗(见 S/2019/930，第 46-76 段和 S/2020/662，第 29-33 段)。会议的一个成果是，受制裁的争取中非和平联盟领导人阿里·达拉萨(Cfi.015)于 2022 年 7 月 20 日以爱国者变革联盟参谋长的身份签署了邻近巴明吉-班戈兰省的指挥结构安排。⁵ 指挥结构明确跨越族裔界限，包括了富拉尼族(Ousman Mahamat Haraka)、古拉族(Anour Adam)、隆加族(Mahamat Salleh)和卡拉族(Mahamat Deya)代表。

10. Mahamat Deya 所属的以比劳为基地、以卡拉族为主的中非争取正义解放者运动仍然忠于政府，⁶ 导致 Deya 转而效忠中非复兴爱国联盟的一个分支——Nour Gregaza 的中非国家联盟党(见 S/2019/608，附件 2.7)。⁷ 从正式意义上讲，古拉主

² 于 2022 年 12 月 4 日正式解散(见 S/2023/87，第 13 段)。

³ 见 S/2022/491，第 29 段；与保密消息来源举行的会议，2023 年 2 月 23 日。

⁴ 同上。

⁵ 见附件 1。

⁶ 在负责与武装团体关系的部长代表 Toumou Deya 领导下。与中非复兴爱国联盟一样，中非争取正义解放者运动于 2022 年 12 月 4 日正式解散(见 S/2023/87，第 13 段)。

⁷ 保密报告，2022 年 8 月 15 日。在 2019 年 3 月喀土穆谈判期间，中非复兴爱国联盟部分成员不认为乔诺·阿哈巴代表了他们，因而另行组建了中非国家联盟党。

导的中非国家联盟党并不是爱国者变革联盟的一部分，尽管其领导人之一阿卜杜勒拉赫曼·图尔卡奇在西基凯代的协调会议上起了关键作用。⁸

11. 2022年11月和12月，努尔丁·阿达姆设法将车辆、摩托车和军事装备从苏丹运入中非共和国，到达比劳以北的乍得、中非共和国和苏丹三国边境地区提西。⁹ 中非复兴人民阵线在提西的部队规模达到约1 000人。与此同时，有报告说，争取中非和平联盟的部队从南部涌入瓦卡加省。2022年12月7日在比劳部署了俄罗斯教官，从而阻止了意图对该镇实施的袭击(见 S/2023/87，第22段和附件19)，部队和物资转而运到了西基凯代。¹⁰ 其中两辆车交给了古拉武装团体领导人 Tom Adam (别名“本·拉丹”)(见 S/2021/87，第26段)、Mohamed Ali (别名“B13”)和 Abdelrahman Tourkach，作为对他们投靠爱国者变革联盟的奖励。¹¹

12. 2023年1月25日至27日，俄罗斯教官和中非共和国武装部队在西基凯代集结部队，并越来越多地网罗亲政府中非国家联盟党、中非国家联盟党和中非争取正义解放者运动中的异见分子，随后发动了又一次行动，要把爱国者变革联盟和附属行为体赶出该镇，并驱离更南部由争取中非和平联盟和中非复兴人民阵线控制的戈尔迪勒和贡达(巴明吉-班戈兰省)。

13. 据目击者称，1月25日清晨，俄罗斯教练直升机降落在戈尔迪勒附近的恩迪法简易机场，另一架降落在位于西基凯代和乍得边界之间的莫萨比奥。¹² 降落在莫萨比奥的直升机载有大约20名俄罗斯教官，没有中非共和国武装部队人员。这批人的任务是拦截战斗人员和控制逃往乍得边境的平民。在戈迪尔降落的部队随地面部队推进到西基凯代。1月26日清晨，爱国者变革联盟在莫萨比奥与俄罗斯教官交火，据称打死了两名教官。¹³

14. 专家小组了解到，1月25日晚，又有两名俄罗斯伤亡人员在恩代莱机场从一架直升机转到另一架直升机。¹⁴ 这次转移引起了恐慌，因为俄罗斯教官在起飞时发射了一枚照明弹，落地时，点燃了中非稳定团加油站附近的草。专家小组获悉，有16名爱国者变革联盟伤兵前往乍得的哈拉兹曼盖涅接受治疗。此外，至少有两名军官前往阿贝歇接受治疗，其中包括争取中非和平联盟的

⁸ 会员国资料，2022年7月4日；保密消息来源，2022年7月21日。

⁹ 保密报告，2022年11月7日和2022年12月30日；与保密军事消息来源举行的会议，2023年2月6日。

¹⁰ 与保密的国际安全人员举行的会议，2023年2月6日；与爱国者变革联盟代表的信函来往，2023年3月12日。

¹¹ 与爱国者变革联盟消息来源的信函来往，2023年3月15日至17日；在比劳与保密消息来源举行的会议，2023年3月。

¹² 与当地消息人士的电话访谈，2023年2月1日和7日。

¹³ 与西基凯代附近的爱国者变革联盟代表的信函来往，2023年2月7日至9日。

¹⁴ 在恩代莱与保密消息人士举行的会议，2023年2月7日至9日。

Walchai “将军”。¹⁵ 据报，在 1 月 25 日和 26 日的战斗中，不同部队中至少有 10 人死亡。¹⁶

中非共和国武装部队劫持人质行为

15. 1 月 27 日，俄罗斯教官撤到恩代莱，而在恩代莱的 300 名中非共和国武装部队人员则被部署到西基凯代、戈尔迪勒、艾法和恩迪法。¹⁷ 大约共有 80 名中非共和国武装部队人员驻扎在西基凯代和艾法。2 月 14 日，留在西基凯代附近的爱国者变革联盟部队袭击并击溃了中非共和国武装部队。据报告，有 16 名士兵被打死，25 人受伤，20 人被扣为人质。¹⁸ 爱国者变革联盟没有在西基凯代滞留，而是于当天带着人质沿与乍得接壤的奥卡莱河撤离。中非共和国武装部队和俄罗斯教官随后立即再度进驻。¹⁹

16. 在劫持人质的第二天，照片和录像开始流传，显示人质在不同地点，有几名爱国者变革联盟领导人和其他民兵在场。在 2 月 15 日发布的一段视频中，人质表明了自己的身份。²⁰ 大多数是 2022 年的新入伍人员。若干消息来源认出了被制裁领导人 Haroun Gaye (CFi.007) 的声音，他就是在视频中提出问题的人。在 2 月 18 日的视频中，Tom Adam 在桑戈向人质讲话，Mahamat Deya 也出现在视频中。²¹

17. 2 月 19 日的一段录像显示，几名战斗人员用似乎是苏丹阿拉伯语对人质讲话。²² 他们在对话中提到了苏丹的局势，谴责苏丹政府与俄罗斯联邦合作，并且向苏丹主权委员会副主席兼快速支援部队指挥官 Mohamed “Hamidti” Dagalo 将军传达了一个信息，即“这是他的计划和他手下的人的结局”。

18. 视频中的男子包括心怀不满的前快速支援部队人员和与 Hamidti 的部落对手 Musa Hilal(SDi.002) 有关联的人员。²³ 据称，Hilal 的手下在 2 月 14 日袭击中加入了爱国者变革联盟。²⁴ 穆萨·希拉勒是前金戈威德民兵指挥官和达尔富尔领导人。专家小组曾指出，他是前塞雷卡派系团体的主要武器供应商(见 S/2021/87 第

¹⁵ 在恩贾梅纳与爱国者变革联盟代表和外交人士举行的会议，2023 年 3 月 12 日至 21 日。

¹⁶ 保密报告，2023 年 2 月 3 日。

¹⁷ 部分人员也留在从恩代莱到西基凯代途中的 Akrousoulback 和位于通往乍得边界另一条轴线上的 Ngarba。

¹⁸ 保密报告，2023 年 2 月 16 日。

¹⁹ 见 <https://www.radiondekeluka.org/actualites/securite/40054-centrafrique-sikikede-repasse-sous-le-controle-de-l-armee-nationale.html>；与当地民间社会消息来源的信函来往，2023 年 3 月 23 日。

²⁰ 联合国存档。

²¹ 截图见附件 2。

²² 根据录像本身和所查阅的其他消息来源，专家小组能够确定他们是：(1) Ali Hassb el Rasoul；(2) Moussa Bela Bengir “将军”；(3) “作战指挥官” Issa el Missihi；(4) Habib “将军”；(5) “作战将军” Abu Ghazzam (图片见附件 3)。

²³ 与爱国者变革联盟代表的信函来往，2023 年 3 月 26 日。

²⁴ 同上。

35 段和 S/2018/1119 第 70 段)。在编入边防卫队后，希拉勒于 2017 年与数百名人员一起被他的雷扎伊加特部落对手 Hamidti 以快速支援部队指挥官的身份逮捕。这次逮捕被认为是出于政治动机，目的是削弱希拉勒和其他部落民兵的实力，因为这些民兵对前总统奥马尔·巴希尔构成威胁。²⁵ 希拉勒于 2021 年 3 月 10 日被赦免并获释。

19. 2 月 19 日的录像再次出现了 Mahamat Deya，他被称为部队指挥官，他说，“我们要在中非共和国保护伊斯兰”，这引起了据称是苏丹民兵分子的共鸣。据爱国者变革联盟一名代表说，Mahamat Deya 可能被告知用阿拉伯语说什么，但他不太懂该语言。²⁶ 录像中还出现了前中非警察局长 Issa “Policier”，他就一个实际问题向桑戈的囚犯发表讲话。

20. 事实上，Issa “Policier” 在 Abdoulaye Machai 上校的指挥下，与数名争取中非和平联盟成员一起监视人质的一举一动(见 S/2023/87，第 58 段)。²⁷ 专家小组在 2 月晚些时候收到的录像显示了人质的动向，专家小组确认录像中有争取中非和平联盟的成员。²⁸ Machai 本人没有与人质在一起，但 2 月中旬来往于萨姆万贾和瓦达(上科托省)之间，并在 2023 年 3 月前往恩扎科(上姆博穆省)。²⁹

21. 3 月 15 日，爱国者变革联盟提出了一系列释放人质的要求，特别是要求“俄罗斯瓦格纳雇佣军”离开中非共和国，并释放目前被监禁的 96 名与爱国者变革联盟有关联的特定个人。³⁰ 据爱国者变革联盟代表说，这份要求清单在最后确定之前被努尔丁·亚当在喀土穆的一名顾问泄露。事实上，这份清单没有署名，而且遭到一些爱国者变革联盟代表的驳斥。

22. 4 月 4 日，爱国者变革联盟告知，它将在其任何要求得到满足之前释放中非共和国武装部队人质。³¹ 公报称，在靠近戈尔迪尔的恩迪法、西基凯代和梅莱，平民遭到盲目轰炸，而且完全不存在与中非共和国政府谈判的空间。几家媒体提到 2022 年 8 月 12 日曾向委员会通报了有人在西基凯代地区使用 L39 喷气式教练

²⁵ 见 Redress, “Q&A: Sudan’s pardon of militia leader Musa Hilal, and future accountability?”, 2021 年 3 月 1 日。

²⁶ 2023 年 3 月 19 日信函来往。

²⁷ 与爱国者变革联盟代表的通信联系，2023 年 3 月 17 日。与富拉尼社区代表的通信联系，2023 年 3 月 1 日。

²⁸ 截图见附件 4。

²⁹ 同上，另见保密报告，2023 年 3 月 13 日和 14 日。

³⁰ 见附件 5 中的清单。

³¹ 见附件 6 中的公报。

机的情况。³² 但是，没有证据表明飞机发射了任何导弹。4月6日，人质获释，由阿里·乌斯塔将其移交红十字国际委员会。^{33 34}

中非共和国当局阻挠中非稳定团巡逻

23. 在西基凯代开展行动期间和之后，中非稳定团没有在该地区进行巡逻。中非共和国武装部队区域指挥官和巴明吉-班戈兰省省长明确建议不要从恩代莱出发在该地区巡逻，以避免在行动期间出现混乱。专家小组在2月7日至9日访问恩代莱期间直接目睹了这一情况，当时冲突已经过去很久。中非共和国武装部队还于1月禁止中非稳定团无人驾驶飞行器(无人机)飞越西基凯代，此前据称在恩代莱发生了无人机袭击事件(见第107-112段)。

24. 2月17日，中非稳定团一支巡逻队从比劳出发，前往西基凯代执行为期两周的任务，在西基凯代以北大约48公里的博罗马塔附近停下，然后返回比劳，据报这是因为中非共和国政府不同意该巡逻队前往西基凯代。³⁵

西基凯代及周边地区的经济利益

25. 政府决心控制西基凯代和周边城镇，这可能与未来的采矿投资有关。据业内人士称，矿业公司在瓦卡加省获得了313平方公里的特许权，而根据一个会员国提供的资料，该特许权还包括戈尔迪勒附近的矿区。专家小组就矿业公司的采矿活动和先前使用或拥有两架安东诺夫 AN-28 型飞机的问题(见 S/2023/87，第45段)，³⁶ 与该公司进行了联系，但该公司代表没有出席会议。

26. 迄今为止，对立武装团体之间对于曼姜的进出通行争议很大。亲政府武装团体中非复兴爱国联盟和阿卜杜拉耶·西塞纳领导的亲政府派别中非复兴人民阵线过去曾控制黄金流动并从中获利，这些黄金在2021年初发现的早期阶段主要流向班吉。³⁷ 随着努尔丁·阿达姆的中非复兴人民阵线及其有关联的苏丹民兵在该地区影响力不断扩大，苏丹商人也获得了影响力，主导对苏丹的贸易。³⁸

³² 见 Ndjoni Sango, “RCA: les mercenaires de la CPC délogés de Sikikedé par les FACA”, 2023年2月20日; ICI IFO, “Centrafrique: spectaculaire placage au sol à Sikikedé, les instructeurs russes accusés de dépouillement de la ville”, 2022年6月3日。

³³ 阿里·乌斯塔是古拉-中非复兴人民阵线的首席“将军”。专家小组先前报告说，2021年，米歇尔·乔托迪亚打电话给阿里·乌斯塔，命令中非复兴人民阵线-古拉派停止与爱国者变革联盟各团体合作(见 S/2021/569，附件2.6)。显然，他已经转为爱国者变革联盟的一员。

³⁴ 见附件7中的截图。

³⁵ 保密报告，比劳，2023年2月17日。

³⁶ Kratol Aviation 公司称，矿业公司违反武器禁运，在飞机移交给中非共和国国防部之前就接管了飞机(S/2023/87，第45段)。2023年1月26日，美国政府对 Kratol Aviation 公司进行了制裁，因为它提供飞机，供在中非共和国、利比亚和马里之间运送被美国制裁的瓦格纳集团人员和设备。见美利坚合众国财政部 “Treasury sanctions Russian proxy Wagner Group as a transnational criminal organization”，新闻稿，2023年1月26日。

³⁷ 与保密消息人士的信函来往，2023年4月6日。

³⁸ 同上。

B. 中非共和国西部针对中非共和国武装部队和俄罗斯教官的一系列袭击

27. 2023年1月21日凌晨,武装分子袭击了喀麦隆边界贝洛科的主要海关哨所,据报打死了两名中非共和国武装部队士兵和一名俄罗斯教官。³⁹ 武装团体回归、索回和复原组织(3R 组织)的代表告知专家小组,该团体对这次袭击负责,袭击期间主要使用火箭推进榴弹(火箭榴弹)。⁴⁰ 袭击造成重大物质损失,因为停在海关大院的卡车上燃料桶着火并爆炸。⁴¹ 共有 23 辆卡车和 7 台其他车辆在袭击中被毁。3R 组织代表称,袭击的目标是海关办公室的俄罗斯人员,而且袭击者的目标也不是向燃料车开火。

28. 1月30日,专家小组收到录像视频,显示3名中非战斗人员(其中一人携带武器)在边界沿线贝洛科以北某处受到喀麦隆士兵盘问。⁴² 两名战斗人员此前受了伤,他们说宪兵哨所受到攻击,并假装是无关人员。3R 组织代表称,袭击贝洛科的并不是其战斗人员,而是在贝洛科东北 42 公里靠近喀麦隆边界的贝松地区活动的“反砍刀”组织战斗人员。⁴³ 根据一份保密报告,1月24日,武装分子确实袭击了贝松的国内安全部队阵地,纵火焚烧了宪兵哨所。⁴⁴ 在其中一段视频录像中,该团伙的头目被确认是 Ngemangou “下士”。一名伤者自称是 Amadou Ousman Njo。

29. 根据视频,来自该地区的消息来源确定,事发地点在昆代和贝松之间的公路上,这条公路沿着国际边界有数公里长。专家小组已致函喀麦隆政府,要求获得关于审讯地点、日期和结果的更多细节,但尚未收到答复。

30. 3月22日夜,武装分子袭击了位于 Kadjama 区(瓦姆省马昆达以东 24 公里) Bokoyo 村的中非共和国武装部队检查站,打死 3 名士兵和 2 名平民,据报还打伤 1 名俄罗斯教官,袭击者抢走了中非共和国武装部队士兵的武器。⁴⁵ 这次袭击发生之前,中非共和国武装部队在附近一个金矿进行了一次行动,收缴了武器。⁴⁶ 3R 组织声称这次袭击非其所为,并指责中非爱国运动分子实施了袭击。⁴⁷ 中非爱国运动没有答复专家小组关于这一事件的询问。

³⁹ 保密报告,2023年1月27日;在布阿尔与军方消息来源的信函来往,2023年1月25日。

⁴⁰ 与 3R 组织代表的信函来往,2023年3月16日。专家小组在其中期报告中(S/2023/87,附件9)提出了证据,表明在库伊以西的萨尔基农场附近有大量 3R 组织武器储藏处,主要是火箭榴弹。

⁴¹ 面对部分由于政府冻结价格而导致的燃料短缺,能源部于 2022 年 10 月发出特别授权,准许用桶装进口燃料。然而,2023 年 1 月初,政府改变政策,决定提高加油站燃油价格及取消特别进口授权。2022 年 12 月底,在班吉和贝洛科发生一系列火灾后,它已经禁止桶装运输燃料。

⁴² 见附件 8 中的截图。

⁴³ 与 3R 组织代表的信函来往,2023年3月16日。

⁴⁴ 保密报告,2023年1月27日。

⁴⁵ 保密报告,2023年3月27日。

⁴⁶ 同上。

⁴⁷ 与 3R 组织代表的信函来往,2023年4月5日。

31. 另一起与金矿开采有关的事件再一次发生在恩迪巴(纳纳-曼贝雷省)的 Thien Pao 矿业公司所在地, 3 名中国工人于 3 月 13 日被劫为人质, 在支付赎金后于 4 月 2 日获释。⁴⁸ 正如专家小组所述(S/2023/87, 附件 21), 这一事件发生在恩达莱兄弟“反砍刀”组织分子 2022 年 10 月 22 日发动袭击之后。这次袭击也完全是出于经济动机。很可能最近的这次袭击是由同一伙人实施的。

32. 除贝洛科外, 3R 组织还声称对 4 月 4 日博森贝莱(瓦姆-彭代省)俄罗斯教官遭袭事件负责, 据报当时有 7 名教官和 4 名中非共和国武装部队士兵受伤。⁴⁹ 袭击者来自博祖姆地区, 随后撤到该地区。在博森贝莱袭击发生之前, 涅姆的中非武装部队和俄罗斯教官联合基地 3 月 30 日遭受过袭击。

C. 争取中非和平联盟在中非共和国东南部的力量扩展导致出现新的赞德族民兵

33. 最近几个月, 中非共和国东南部地区边界也出现争取中非和平联盟活动日益增多的现象, 偶尔会越过与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边界(见附件 9), 并导致出现一个新的受南苏丹支持、以赞德为基地的族裔民兵(见附件 10)。

三. 区域对策

A. 乍得

对乍得境内武装团体代表的压力

34. 2021 年初爱国者变革联盟发生叛乱, 其后于 2021 年 2 月至 8 月与乍得南部蒙杜和萨尔的多个武装团体代表举行了四次会议。⁵⁰ 这些会议是乍得政府在中部非洲国家经济共同体(中非经共体)和大湖区问题国际会议调解努力框架内主持进行的, 有时安哥拉代表也参加。

35. 这些会谈导致了一项非公开协议, 成为中非共和国和平联合路线图(罗安达路线图)的一部分。⁵¹ 根据该协议, 组成爱国者变革联盟的六个团体中有四个再度加入和平进程, 并将其领导人流放到恩贾梅纳。其中包括 3R 组织、中非爱国运动和两个“反砍刀”组织分支(一个为马克西姆·穆克姆分支, 另一个为爱德华·恩加松纳分支。⁵²

⁴⁸ 保密报告, 2023 年 3 月 23 日; 社区代表的信函来往, 2023 年 4 月 2 日。

⁴⁹ 保密报告, 2023 年 4 月 5 日, 以及与 3R 代表的信函来往, 4 月 5 日。

⁵⁰ 保密报告, 2021 年 8 月 24 日; 与爱国者变革联盟武装团体代表的信函来往, 2023 年 3 月 12 日至 22 日。

⁵¹ 在安哥拉总统若昂·曼努埃尔·贡萨尔维斯·洛伦索的推动下, 并在卢旺达的支持下, 该地区国家于 2021 年 9 月 16 日通过了罗安达路线图。

⁵² 另见 Africa Intelligence, “Bangui’s high-stakes gamble with rebel groups”, 2021 年 11 月 17 日。

36. 流亡领导人有 Sembé Bobbo (3R 组织)穆罕默德·哈提姆(中非爱国运动)、Igor Lamaka (“反砍刀”组织恩加松纳派)和马克西姆·穆克姆、弗朗索瓦·博齐泽、伯纳德·邦达(博齐泽的内阁主任, “反砍刀”组织穆克姆派), 以及爱国者变革联盟发言人 Abakar Saboune 和 Ousmanou Mohamadou (争取中非和平联盟, 尽管该团体没有同意罗安达路线图)。⁵³ Saboune 最近重组了他的“和平”组织联盟, 该联盟不是爱国者变革联盟的正式组成部分。

37. 爱国者变革联盟的一些发起人——尤其是博齐泽、穆克姆和哈提姆——的流亡是为了提供空间, 便于与中非共和国境内争议较小的武装团体代表重新接触。然而, 争取中非和平联盟和中非复兴人民阵线从未同意影子罗安达协议, 和平进程也没有取得进展。

38. 因此, 乍得当局现在已开始质疑这些领导人在恩贾梅纳的流亡。⁵⁴ 此外, 中非共和国政府最近几个月加大了对乍得的压力, 要求乍得采取更强硬的立场, 指出武装团体违反了罗安达路线图建议的中非共和国政府 2021 年 12 月 15 日单方面停火声明。⁵⁵

39. 为了向中非共和国政府展示善意, 乍得当局于 2022 年 2 月 27 日在中非边境的边境城镇锡多附近逮捕了武装团体领导人马克西姆·穆克姆, 他在那里购置了房产, 令乍得当局不满。⁵⁶ 2022 年 3 月 14 日, 他因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被移交海牙国际刑事法院。⁵⁷

40. 2 月 9 日, 继图瓦德拉总统在罗安达与安哥拉总统若昂·曼努埃尔·贡萨尔维斯·洛伦索和乍得过渡总统穆罕默德·伊德里斯·代比举行会议后, 三方决定将爱国者变革联盟总协调员和受制裁个人弗朗索瓦·博齐泽(CFi.001)驱离乍得, 几内亚比绍则同意接纳他。⁵⁸ 委员会没有接到关于这次旅行的豁免请求, 但据报这次旅行已在 3 月 3 日进行, 几内亚比绍称这是出于人道主义理由。⁵⁹

41. 乍得逮捕和移交爱国者变革联盟代表的做法迄今一直是针对“反砍刀”组织的代表。因此, 富拉尼人控制的团体(3R 组织和争取中非和平联盟)所派武装团体代表并不认为他们在乍得的地位面临压力。⁶⁰ 一个可能的原因是, 与中非共和

⁵³ 与爱国者变革联盟代表的信函来往, 2023 年 3 月 13-16 日。

⁵⁴ 与乍得安全部门举行的会议, 2023 年 3 月 21 日。

⁵⁵ 同上。

⁵⁶ 与爱国者变革联盟代表的书信来往, 2023 年 3 月 13 日。另见 Africa Intelligence, “Angola out on a limb as dialogue with CAR armed groups flounders”, 2022 年 3 月 18 日。

⁵⁷ 见国际刑事法院, “Situation in Central African Republic II: Maxime Jeffroy Eli Mokom Gawaka surrendered to the ICC for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and war crimes”, 新闻稿, 2022 年 3 月 14 日。

⁵⁸ 与乍得安全部门举行的会议, 2023 年 3 月 21 日。另见非洲新闻, “Central African Republic: ex-president François Bozizé leaves Chad for Guinea-Bissau”, 2023 年 3 月 6 日。

⁵⁹ 根据非洲媒体, “Why François Bozizé removed from Chad to Guinea-Bissau instead of being brought to justice?”, 2023 年 3 月 10 日。

⁶⁰ 与专家小组的信函来往, 2023 年 3 月。

国富拉尼武装团体的关系对于便利牛群从乍得进入中非共和国的季节性游牧至关重要，其中有些牛群据称为乍得官员所有。⁶¹

42. 虽然尚不清楚是哪个政府或实体负责，但爱国者变革联盟代表告知专家小组，截至 2023 年 3 月，他们的每月津贴已被暂停。⁶² 就博齐泽而言，这种津贴违反了对他实行的资产冻结。专家小组已致函有关银行，追查转给他的任何资金的来源。

2021 年边境冲突平息

43. 乍得通过向流亡武装团体领导人施加各种压力，努力缓解与中非共和国的紧张关系，同样，乍得也在 2021 年结束了与中非共和国武装部队和俄罗斯教官的边境对抗。

44. 2021 年，乍得-中非共和国边境沿线发生了几次冲突，涉及乍得士兵和中非共和国武装部队人员，而根据几个消息来源，俄罗斯教官也参与了战斗行动。⁶³ 专家小组跟进了解了 2021 年 5 月 30 日发生的一宗重大事件，但亦获悉该年发生的其他数宗个案。

45. 关于 2021 年 5 月 30 日在乍得苏鲁边境哨所发生的事件，两国政府在 2021 年 6 月 1 日联合声明中说，战斗造成 6 名乍得士兵死亡，5 人受伤。然而，中非共和国当局在与专家小组的单独公报和信函中提到了双方的伤亡，并称，在这起事件中，中非共和国武装部队遭到爱国者变革联盟反叛分子袭击后进行还击，这些反叛分子后来逃到乍得境内，随后遭到乍得士兵还击。⁶⁴

46. 乍得当局自己称，一名乍得士兵在交火中丧生，另有五名士兵在边界中非一侧姆邦地区被绑架和处决，并称这一事件构成战争罪。⁶⁵ 在 2021 年 6 月 29 日给专家小组的信中，乍得当局还称，苏鲁前沿边防哨所遭到蓄意袭击，而据乍得当局称，袭击者是在第一线作战的俄罗斯战斗人员，但可能也有叙利亚战斗人员，而不是俄罗斯教官，另外还有中非共和国武装部队。2021 年 6 月 23 日，乍得常驻联合国代表在安理会发言时将袭击者定性为“外国雇佣军”。⁶⁶

47. 事件发生后，两国立即承诺设立一个由区域和国际组织代表组成的独立调查委员会。为此，中非共和国政府声称已与相关国际和区域组织——即联合国，非洲联盟和中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进行了接触。⁶⁷ 然而，迄今为止，尚未设立任

⁶¹ 与国际研究人员和专家就此事进行的信函来往，2023 年 3 月。

⁶² 与武装团体代表的信函来往，2023 年 3 月 12 日至 22 日。

⁶³ 保密报告，5 月 30 日至 31 日，6 月 1 日；会员国资料，2021 年 6 月 29 日。

⁶⁴ 保密报告，2021 年 8 月 24 日；附件 11 中的 5 月 31 日公报。

⁶⁵ 附件 12 中的 5 月 30 日公报。

⁶⁶ S/PV.8802，第 29 页。

⁶⁷ 2021 年 7 月 29 日对专家小组索取资料的复函。

何委员会。这些组织的代表告诉专家小组，他们不知道有任何请求。乍得当局后来没有就此事寻求进一步的国际调查。

48. 除苏鲁以外，专家小组还获悉 2021 年 12 月 10 日在曼杜尔地区锡多以西横跨中非共和国-乍得边界的马亚村和更深入乍得境内的朱尔梅尔村发生的一起边界事件。根据多个消息来源，俄罗斯教官在乍得境内追捕武装叛乱分子或犯罪分子，促使乍得武装部队进行干预，并导致交火。⁶⁸ 非政府消息来源告诉专家小组，乍得一方有两人伤亡，一死一伤，但乍得当局没有予以证实。⁶⁹ 事件发生后，两国政府都没有公开回应，但乍得当局告诉专家小组，他们已与中非当局交涉，要求其强烈谴责这一非法侵入行为。

49. 据富拉尼族群代表称，2021 年年中在锡多镇附近还发生了另外两起侵入乍得境内事件，一次是中非共和国武装部队，另一次是俄罗斯教官。⁷⁰ 乍得当局无法证实这些事件，据报这些事件所针对的是让·弗朗索瓦·博齐泽(弗朗索瓦·博齐泽的长子)的同伙，让·弗朗索瓦·博齐泽与马克西姆·穆克姆一样(第 39 段)，与其兄弟 Papy 和 Rodrigue 一起住在锡多附近的一所房子里。⁷¹

50. 2021 年 12 月 28 日，图瓦德拉总统与乍得国防部长在班吉举行会晤，着重讨论边境安全、重新开放边界和加强双边关系。⁷² 专家小组在 2022 年和 2023 年没有记录到任何重大边境事件。乍得安全部门告诉专家小组，鉴于最近没有发生任何严重事件，他们没有就 2021 年发生的事件采取进一步行动，以免损害与中非共和国的双边关系。⁷³

乍得对南部反对派蔓延到中非共和国境内的担忧

51. 乍得当局对中非关于乍得境内武装团体的要求持宽容态度的另一个原因是恩贾梅纳对 2022 年 10 月底在中非共和国建立的新的乍得南部反对派团体的担忧。该团体所在地是距离保瓦(林姆-彭代省)以北约 50 公里的 Benerme、Benemguere 和 Benamkor 村附近。专家小组获得了一份由名叫 Dillah 的“将军”

⁶⁸ 见 Tchad Actu, “Tchad: affrontements entre mercenaires russes et armée Tchadienne au Tchad”, 2021 年 12 月 13 日；在恩贾梅纳与富拉尼族代表举行的会议，2023 年 3 月 17 日；与乍得安全部门举行的会议，2023 年 3 月 20 日。

⁶⁹ 同上。

⁷⁰ 2023 年 3 月 13 日至 17 日在恩贾梅纳举行的会议。

⁷¹ 与爱国者变革联盟代表的书信来往，2023 年 3 月 17 日。据报，让·弗朗索瓦·博齐泽在其父亲 2023 年 3 月 3 日被流放到几内亚比绍后，在恩贾梅纳生病住院。

⁷² 2019 年 12 月 20 日，在乍得和中非共和国联合跨境委员会第 14 届会议期间，也讨论了重新开放 2013 年以来一直关闭的边界的问题。

⁷³ 与乍得安全部门举行的会议，2023 年 3 月 20 日。

签署的内部委任状⁷⁴ 和一段视频，视频中该团体被称为“乍得南部革命者动态武装部队”。⁷⁵

52. 据报，该武装团体从 2023 年 1 月的约 1 200 人增至 2 月的约 3 000 人。⁷⁶ 其中估计有 600 名前战斗人员，包括那些以前属于“中非”武装团体的人，那些团体的队伍中包括许多乍得南部人，即 Armel Sayo 的革命与正义组织(见 S/2016/1032，第 202-204 段)和 Jean Jaques Damafouth 的恢复民主人民军(复兴共和与民主军)(见 S/2015/936，第 140 段)。

53. 此外还提到了 Djedouboum Sadoum 的乍得反对派和平、重建与发展运动的成员。⁷⁷ 该运动是一个政治军事团体，拒绝签署 2022 年 8 月的《关于促进和平及政治军事运动参与包容性国家和主权对话的多哈协议》。⁷⁸ 然而，它确实参加了由圣艾智德组织 2023 年 3 月促成在罗马举行的新会谈。⁷⁹ 在当地，Walkader “将军”是该运动的代表。

54. 由于缺乏武器和训练，该团体似乎对乍得政府不构成什么威胁。然而，乍得国家武装部队自 2022 年 10 月以来大幅加强了其在乍得锡多及周边地区的阵地，以防止人们在中非共和国境内加入该组织。据爱国者变革联盟代表说，乍得南部愿意被招募的新兵现在经由喀麦隆前往中非共和国加入该团体。到编写本报告时，该团体的人数可能已增加一倍，但不清楚这些人应被定性为战斗人员还是难民。⁸⁰

B. 苏丹

55. 为应对出现在三国边境地区的武装团体，苏丹武装部队于 2022 年 12 月底加大了在边境的行动力度。12 月 28 日，66 名苏丹武装部队人员从阿姆达福克经陆路抵达比劳，参加与中非共和国武装部队举行的安全会议，讨论三国边界地区的联合安全对策。中非共和国武装部队代表团从班吉乘飞机抵达，由中非共和国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行动处副处长 Freddy Sakama 将军率领。

⁷⁴ 见附件 13。

⁷⁵ 另见 Blaise Dariustone, “Le pouvoir tchadien de nouveau menacé depuis le sud du pays”, Deutsche Welle, 2023 年 1 月 24 日。

⁷⁶ 保密报告，2023 年 1 月 5 日；与保瓦地方主管部门举行的会议，2023 年 2 月 9 日至 13 日。

⁷⁷ 在保瓦与社区领袖和保密消息来源举行的会议，2023 年 2 月 7 日至 10 日。

⁷⁸ 见 Tchad Infos, “Tchad: voici les mouvements qui n’ont pas signé l’accord de paix de Doha”, 2022 年 8 月 8 日。

⁷⁹ 见美国之音非洲台, “Dialogue politique au Tchad: nouvelle rencontre à Rome, sans Wakit Tama”, 2023 年 3 月 15 日。

⁸⁰ 保密报告，2023 年 4 月 3 日。与保密消息人士的信函来往，2023 年 4 月 12 日。

56. 瓦卡加副市长扎卡里亚·拉马丹主持了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改善边境控制包括加强三方部队的必要性。⁸¹ 中非稳定团没有受邀参加会议，⁸² 就专家小组所能确定的情况而言，没有乍得代表与会。⁸³

57. 到 2023 年 2 月，在专家小组访问比劳期间，尚未就这些安全会议期间所取得的成果或所作的决定发表正式声明或通报。2023 年 2 月 12 日，副市长告知专家小组，他预计很快将发表关于会议结论的正式公报。苏丹驻比劳领事馆和苏丹驻班吉大使馆的代表拒绝了就此事与专家小组会晤的邀请。

58. 另一位了解会议过程的政府消息人士告诉专家小组，三方协议⁸⁴ 将构成加强苏丹-中非联合边境部队力量的最新协议的法律框架。⁸⁵ 消息人士还指出，联合部队部署的三个优先地点是提西、阿姆达福克和比劳。出席那些会议的中非武装部队恩代莱地区指挥官还提到，未来可能在博罗马塔朝西基凯代方向建立一个基地。⁸⁶ 在比劳，联合部队的基地将设在该镇北部出口，位于中非稳定团检查站对面的中非共和国武装部队基地。“阿姆达福克”基地将仍然设在苏丹一侧的乌姆劳格现址。提西基地大概会在中非一侧。⁸⁷

59. 第 2648(2022)号决议第 1(c)段规定，三方部队长期不受武器禁运的限制。⁸⁸ 由于比劳会议的结果和适用的法律框架未获澄清，目前尚不清楚这一豁免是否适用于苏丹部队根据经修正的双边协议带入中非共和国的任何用品。

畜牧业和动物卫生部长哈桑·布巴对比劳和阿姆达福克的访问

60. 除军事代表团外，另一个民事代表团于 2022 年 12 月 28 日同一天前往比劳。⁸⁹ 中非共和国畜牧业和动物卫生部长哈桑·布巴率领代表团。官方的日程本应是他早先到访该地区的延续，目的是提高民众对和平游牧的敏感认识。⁹⁰ 然而，在 12 月

⁸¹ 与保瓦地方主管部门举行的会议，2023 年 2 月 12 日。

⁸² 保密来源，2023 年 3 月。

⁸³ 乍得武装部队仍驻留在乍得的提西地区，但接受乍得和苏丹混合边境部队的行动指挥，该部队的指挥部设在阿贝歇。

⁸⁴ 专家小组了解 2005 年的初步三方协议和 2011 年的修正议定书。建立三方部队的 2011 年修正议定书设想由 1 500 人组成，每个国家 500 人。

⁸⁵ 在比劳举行的会议，2023 年 2 月 12 日。

⁸⁶ 除比劳外，2005 年三方协议确实提到在西基凯代设立第二个基地，但没有提到在博罗马塔设立。

⁸⁷ 提西目前是爱国者变革联盟总参谋部所在地。

⁸⁸ 见第 2648(2022)号决议第 1(c)段。

⁸⁹ 当时动用了在国防部注册的安东诺夫 AN-28 型飞机(见 S/2023/87，第 45 段)；一架运送军队，一架运送民间代表团。

⁹⁰ 见 Le Potentiel Centrafricain.com, “Centrafrique: le Ministère de l'élevage et de la santé animale amorce une mission pour le relèvement de l'économie centrafricaine”, 2022 年 10 月 10 日。

29 日访问阿姆达福克期间，部长也谈到了安全和国防部队的部署。⁹¹ 据代表团一名成员说，当天在阿姆达福克有大约 45 至 50 辆装备精良的快速支援部队车辆。

61. 在 2022 年雨季期间，阿姆达福克苏丹一侧的一座大坝部分基础设施遭受损毁，这加剧了中非共和国一侧的季节性洪水，其后专家小组注意到当地有人猜测，苏丹人不会修复大坝，相反，快速支援部队正计划将该地区改建成机场。⁹²

快速支援部队关闭边界和实施逮捕

62. 2023 年 1 月 2 日，在南达尔富尔州举行的部落和解会议上，苏丹主权委员会副主席兼快速支援部队指挥官穆罕默德·哈姆丹·达加洛(Hamidti)宣布，苏丹已关闭其与中非共和国的边界，以防止叛乱并维持睦邻关系。⁹³ Hamidti 声称发现并挫败了中非武装团体要推翻图瓦德拉总统政府的阴谋。⁹⁴

63. 2022 年 12 月 30 日，快速支援部队逮捕了 Abdoul Shakour⁹⁵ 和 Abakar 和 Mustapha Saboune 的重整后“和平”组织联盟其他数名成员(见 S/2019/930，附件 2.10)。⁹⁶ 目前还不清楚逮捕事件是发生在中非共和国还是苏丹境内。

64. “和平”组织自称是一个中非武装团体，但基本上由心怀不满的前苏丹安全和国防部队人员组成。⁹⁷ Abakar Saboune 流亡在恩贾梅纳，面临国家逮捕令，但在他试图修复与中非共和国政府的关系并返回班吉的计划失败后，他恢复了该组织的活动。从该团体的照片中，爱国者变革联盟代表认出了一名与努尔丁·阿达姆闹翻的前中非复兴人民阵线成员和一名中非争取正义解放者运动成员。

65. 2022 年 12 月初，Ahmed Abdel-Rahim Shukort Allah 因向“和平”组织联盟提供后勤支持而被捕。⁹⁸ 据报，Shukort Allah 是一名前情报官员，曾参与建立由 Hamidti 的部落对手 Musa Hilal 指挥的边防卫队，据报 Shukort Allah 与 Musa Hilal 保持密切关系。⁹⁹

66. 虽然快速支援部队的逮捕行动是针对中非武装团体，但其目标却是国内竞争对手。主要居住在尼亚拉的中非复兴人民阵线代表没有受到影响，一名快速支援

⁹¹ 与保密消息来源举行的会议，2023 年 2 月 11 日。

⁹² 与民间社会的会议，比劳，2023 年 2 月。

⁹³ 见 <https://alintibaha.net/online/143623/>(阿拉伯文版)。

⁹⁴ 苏丹论坛报，“苏丹挫败了推翻中非共和国政府的企图：Hemetti”，2023 年 1 月 3 日。

⁹⁵ 见附件 14 照片。

⁹⁶ “Damm Siri”是“快速支援部队”在本地的近似发音；因此，在社区讨论中存在着与“和平”组织联盟混淆的风险。

⁹⁷ 与爱国者变革联盟代表的信函往来，2023 年 1 月 6 日。保密报告，没有日期。

⁹⁸ 与爱国者变革联盟代表的信函往来，2023 年 1 月 6 日。

⁹⁹ 见苏丹论坛报，“Conflicting reports about the missing Sudanese general”，2022 年 12 月 17 日。

部队代表前往图鲁斯，向那里的争取中非和平联盟代表保证，快速支援部队的行动不是针对他们。¹⁰⁰

67. 2023 年 1 月 6 日，媒体《苏丹论坛报》援引苏纳通讯社的报道，快速支援部队准将兼苏丹联合边境部队指挥官 Absher Balail 接到苏丹总统的指示，要求打击两国之间的非法枪支买卖、弹药、毒品、走私和违反边境安全行为。¹⁰¹

68. 边界关闭后，专家组从社区代表那里获悉，快速支援部队人员把守着边境检查站，手里拿着要逮捕的前塞雷卡成员名单，但无法确定这一信息的真实性。在 2023 年 2 月专家组访问期间，阿姆达福克的边界仍然关闭。社区成员报告说，卡车在边界苏丹一侧排长龙，大型贸易商和卡车司机都在抱怨边界关闭。

69. 2023 年 3 月 5 日，在关闭两个月后，南达尔富尔安全委员会作出决定，宣布再度部分开放边界。有人看到快速支援部队从乌姆杜亨、乌姆达福克和阿布贾拉迪勒过境点撤离。¹⁰² 然而，据报，一些边境安保监控已外包给乌姆达福克周围的米塞里亚族和塔伊沙族民兵。¹⁰³

70. 由于专家组无法访问苏丹，因此也无法确定在边境采取的安全措施是应中非共和国的要求，还是苏丹对三国边界地区日益不安全状况的反应。

71. 到 2023 年 4 月初，在比劳没有明显的中非共和国-苏丹联合部队部署。有报告称，乍得武装部队在乍得提西的活动有所增多。与此同时，围绕边境地区三方安排的讨论仍在进行，苏丹的政治过渡仍然在苏丹武装部队和快速支援部队之间的谈判中深陷僵局，双方的谈判于 4 月 15 日变成公开对抗。

爱国者变革联盟在提西与苏丹和乍得武装部队举行会晤

72. 到 2022 年 11 月，爱国者变革联盟增加了在中非共和国边境小镇提西的人员派驻，这个小镇正好位于乍得，苏丹和中非共和国之间的三国边界交汇点(比劳以北 85 公里)。边界对面的乍得城镇也名为提西。爱国者变革联盟大本营设在 Sarajevo，¹⁰⁴ 这是中非共和国提西以南两公里的一个村庄。

73. 受制裁的争取中非和平联盟领导人阿里·达拉萨经常往返于中非共和国的提西和其以东 190 公里的南达尔富尔州图鲁斯之间(另见有关违反旅行禁令行为的第 88 段)，他在那里与地方当权者“酋长”保持密切关系。¹⁰⁵ 包括酋长本人在内的图鲁斯社群是富拉尼人(在达尔富尔称为“Feleta”)，与中非共和国和达尔富尔的富拉尼人有着很深的部落联系。据了解，阿里·达拉萨和他由富拉尼人主导

¹⁰⁰ 与中非复兴人民阵线代表的信函往来，2023 年 1 月 8 日。

¹⁰¹ 见苏丹论坛报，“Sudan deployed troops on CAR border, military official says”，2023 年 1 月 5 日。

¹⁰² 苏丹论坛报，“苏丹部分重新开放与中非共和国的边界”，2023 年 3 月 5 日。

¹⁰³ 与苏丹境内爱国者变革联盟代表的信函往来。

¹⁰⁴ 保密爱国者变革联盟来源，2023 年 4 月 1 日。

¹⁰⁵ 达尔富尔保密来源，2023 年 3 月 13 日。

的争取中非和平联盟以及逃离中非共和国境内战乱的富拉尼平民在图卢斯寻求并已获得保护，最近是在 2023 年 1 月和 2 月。¹⁰⁶

74. 据报，从 2023 年 3 月起，乍得武装部队恢复对提西开展更频繁巡逻。爱国者变革联盟内部消息称，据报他们在三国边界地区巡逻更频繁。

75. 2023 年 3 月 14 日前后，苏丹武装部队和乍得武装部队的代表在提西与爱国者变革联盟举行会议。据说阿里·达拉萨缺席，委托马哈迈特·萨勒“将军”代表爱国者变革联盟出席会议。专家小组了解到，乍得和苏丹武装部队均建议解散已成为“空壳”的爱国者变革联盟。

76. 据一些爱国者变革联盟消息人士说，目前确实正在计划建立一个新的武装团体联盟来取代爱国者变革联盟。一些人要求回归原先的“塞雷卡”(在桑戈语意为“联盟”或“同盟”)。随着博齐泽被流放到几内亚比绍(见第 40 段)，努尔丁·阿达姆面临国际逮捕令(见第 87 段)，而且阿里·达拉萨自 2021 年 12 月 21 日起也与博齐泽和阿达姆一样受到联合国制裁，爱国者变革联盟领导层正在寻找新的形象来代表该联盟，担任未来的政治和军事职务。

77. 考虑到上述情况，马哈迈特·萨勒是担任中爱国者变革联盟军事领导的主要竞争者。据爱国者变革联盟消息人士称，他是一名“受到信赖的战士”，“不是司法系统通缉对象”。这些消息人士并不知道联合王国于 2023 年 3 月 8 日制裁了马哈迈特·萨勒。¹⁰⁷ 阿里·达拉萨似乎准备把更多的责任移交给马哈迈特·萨勒。2023 年 3 月底，在西基凯代以北观察到马哈迈特·萨勒(原为中非复兴人民阵线)与争取中非和平联盟在一起。¹⁰⁸ 这可能意味着阿里·达拉萨正在把萨勒拉向爱国者变革联盟和任何重组后新联盟的领导层。

四. 国家政治和社会发展

A. 和平进程

78. 政府于 2022 年 6 月 4 日组织了一次战略审查(S/2022/527, 第 18 段)，得出结论认为，罗安达路线图和《和平与和解政治协议》将“汇集成一个共同的和平进程”。尽管采取了这一举措，但对于这两个和平进程之间的关系，民间社会各行为体仍不清楚。¹⁰⁹

¹⁰⁶ 最近一次中非共和国难民大量涌入苏丹是在 2022 年 1 月和 2 月，当时武装人员和平民抵达拉杜姆和图鲁斯。难民们营养不良，身体状况很差；许多人在中非共和国境内流离失所已长达好几个月，他们是为了逃离从中非共和国南部和中部，例如从阿林道、下科托和布里亚、上科托向前推进的中非共和国武装部队。

¹⁰⁷ 见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金融制裁执行办公室，“Financial sanctions notice: Central African Republic”，2023 年 3 月 8 日。

¹⁰⁸ 保密报告，2023 年 3 月 23 日。

¹⁰⁹ 在班吉与保密消息来源举行的会议，2023 年 2 月。

79. 2022年6月，政府提出了旨在加快执行的优先活动时间表(S/2023/87，第12段)。政府和中非稳定团试图通过将和平进程本地化，从省级执行委员会抽身。¹¹⁰在中非稳定团的支持下，总理办公室组织了一系列跨政府部委技术会议，编制了时间表和一个便于进行监测的看板。这个看板通过协调会议进行更新。2月7日发布了最新的看板更新。¹¹¹

80. 为了下放开展民间社会认为是以班吉人为中心的这个共同进程，3月24日，政府以及各省省长(以其作为《和平与和解政治协议》省级执行委员会主席的身份)举行了一次视频会议，各省的省级执行委员会成员以及直接参与执行“共同”政治进程的政府成员参加了会议，该会议由总理主持。¹¹²

B. 仇恨言论和煽动暴力

81. 在中非共和国，通过仇恨言论和虚假信息煽动暴力的情况很复杂，涉及各种行为者，包括穆斯林和基督教双方武装团体以及其他人员。¹¹³鉴于中非共和国的地理位置及其与邻国的联系，虚假信息宣传活动有着区域影响。专家小组2月和3月与乍得和中非共和国民间社会领袖举行的会议证实了这一点。与会者强调指出，有关中非共和国境内事件的虚假信息曾多次导致邻国不同社区之间出现误解和加深不信任。

82. 专家小组在其报告中一直提请注意中非共和国境内政治行为体煽动暴力的事件。¹¹⁴安全理事会在其第2399(2018)号决议中谴责“一切破坏中非共和国和平、稳定或安全的煽动暴力行为，并决定……所有支持此类行为的个人和实体符合……第20段所述指认标准”。其后又通过了关于中非稳定团任务的第2499(2019)号决议，其中授权中非稳定团协助专家小组收集关于破坏中非共和国和平、稳定或安全的煽动暴力行为的证据，特别是关于以族裔或宗教为由煽动暴力行为的证据。此外，《和平与和解政治协议》要求中非共和国政府通过实施《防止煽动仇恨和暴力国家计划》，打击“一切煽动暴力行为”。¹¹⁵

83. 高级传播委员会打算规范中非共和国各媒体，并确保记者和媒体机构遵守专业和道德标准。高级传播委员会是2015年中非稳定团为打击区域虚假信息而组织的一次会议后成立的。中非共和国是唯一一个随后实施国家行动计划的国家。

¹¹⁰ 2023年3月1日，“Note d’information: La représentante spéciale prône la localisation du processus de paix mutualisé de L’APPR et de la Feuille de Route de Luanda au niveau des prefectures”，新闻稿，在联合国存档。

¹¹¹ 与保密消息来源举行的会议，2023年4月。

¹¹² 同上。

¹¹³ 见 Brianna Ferebee 和 Rachel Sullivan, “Beyond fake news: the Central African Republic’s hate speech problem”,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2021年8月16日。

¹¹⁴ 见 S/2014/452, 第42-43段; S/2016/1032, 第103-107段; S/2017/1023, 第71-73段; S/2018/729, 第57-60段; S/2018/1119, 第160-163段; S/2021/569, 第148-150段; S/2023/87, 第8-11段。

¹¹⁵ 见2019年2月6日在班吉签署的《中非共和国和平与和解政治协议》第14(r)条(见 S/2019/145, 附件)。

84. 专家小组 2023 年 2 月 21 日在班吉会晤了高级传播委员会主任 Isabel Vakhet，讨论最近关于 Platform Galaxie 和 Radio Lengo Sango 广播煽动暴力事件的决定。Didacien Kossimatchi (见 S/2021/569 第 149 段和 S/2023/87 第 9-10 段)，“国家银河”领导人继续散布仇恨言论，发表虚假或诽谤性言论。¹¹⁶ 据高级传播委员会称，Lengo Sango 电台多次鼓动暴力。¹¹⁷

85. 专家小组确认高级传播委员会和中非共和国政府努力打击仇恨言论的重要性。然而，由于在执行其决定方面遇到各种挑战，高级传播委员会在监管媒体方面的效力有限。

五. 制裁措施、武器禁运以及国防和安全部队

A. 违反旅行禁令和资产冻结规定的行为

旅行禁令

86. 随着武装团体向北部边界推进以及某些领导人经谈判后流亡，若干受制裁个人违反旅行禁令，在中非共和国、乍得和苏丹之间活动的报告屡见不鲜。除此之外，还有弗朗索瓦·博齐泽的活动(见第 40 段)。

87. 如上所述，2022 年 7 月 28 日，国际刑事法院对努尔丁·阿达姆(CFi.002)发出逮捕令。阿达姆曾驻扎在苏丹乌姆杜尔曼，他于当月早些时候离开苏丹，据多个消息来源称，他于 2022 年 7 月 8 日左右经比劳进入中非共和国。¹¹⁸ 2022 年上半年的某个时候，他还被乍得安全部队发现并审问，乍得当局指出他们没有理由逮捕他，遂将其释放。¹¹⁹ 2022 年下半年，阿达姆据称从中非共和国、乍得和苏丹三国边境地区前往南苏丹和乌干达。¹²⁰

88. 据报告，2022 年 9 月和 10 月期间，阿里·达拉萨(CFi.015)在苏丹南达尔富尔州的图鲁斯，但 2022 年期间也在乍得多次观察到他。¹²¹ 2023 年 1 月底，一个车队经过万达、萨姆万贾和万达-贾莱三角地带的某处，该车队被认为是达拉萨的先遣护卫队，因此人们推测达拉萨回到了中非共和国。¹²²

89. 据报告，哈鲁恩·伽耶(CFi.007)于 2022 年 7 月从苏丹经陆路进入乍得，并在乍得 Manguaigne 市受到安全部队讯问。与阿达姆的情况一样，乍得当局指出，没有理由逮捕伽耶。他可能越过边界在西基凯代加入爱国者变革联盟部队。

¹¹⁶ 见其网上帖子 <https://m.facebook.com/people/Galaxie-Nationale-Beafrika/100070906621613/>。

¹¹⁷ 附件 15 中的高级传播委员会决定

¹¹⁸ 与中非共和国境内国际部队的信函往来，2022 年 2 月 6 日；保密报告，2022 年 9 月 7 日。

¹¹⁹ 在恩贾梅纳与国家安全机构举行的会议，2022 年 3 月 21 日。

¹²⁰ 与中非安全官员的信函往来，2022 年 11 月 17 日。

¹²¹ 在恩贾梅纳与国家安全机构举行的会议，2022 年 3 月 21 日。

¹²² 与爱国者变革联盟驻乍得代表的信函往来，2022 年 3 月 12 日至 22 日。

90. Martin Koumtamadji (CFi.013), 别名阿卜杜拉耶·米斯基内, 于 2019 年 10 月在恩贾梅纳被捕。他和 3 名同伙仍被关押在 Klessoum 的最高安全军事监狱。乍得当局否认专家小组收到的关于 Koumtamadji 已获释并离开该国的指控。¹²³ Koumtamadji 本人告诉专家小组, 他仍被监禁并在等待判决。¹²⁴

资产冻结

91. 2023 年 3 月 31 日, 阿卜杜拉耶·侯赛因(CFi.012)以公使衔参赞的身份参加中非共和国政府前战斗人员整编技术委员会的会议。专家小组已致函中非共和国政府, 询问是否有违反资产冻结规定向侯赛因支付薪金或每日津贴的情况。

92. 2022 年 11 月, 专家小组向委员会汇报最新进展情况时, 提到一辆属于受制裁个人努尔丁·阿达姆(CFi.002)的四轮驱动车辆, 该车辆自 2021 年 1 月以来一直存放在中非稳定团比劳外地办事处。

93. 这是一辆未登记的黑色装甲陆地巡洋舰 V8,¹²⁵ 一直是中非争取正义解放者运动中支持阿达姆的分子和当地分子之间斗争的对象, 前者希望将这辆车带到苏丹, 后者想留下这辆车作为阿达姆所欠债务的抵押品。这辆车因违反宵禁时间在 Élevage 检查站(比劳外 5 公里阿姆达福克-比劳路线上)被中非共和国武装部队人员扣押。根据瓦卡加省省长的指示, 这辆车被带到比劳宪兵队, 不久后移交给中非稳定团比劳外地办事处。¹²⁶

94. 当时, 苏丹总领事称这辆车是苏丹政府的财产。这可能是因为该车辆是 2019 年根据《和平与和解政治协议》谈判给阿达姆的。司法和人权部长、前交通部长 Arnaud Djoubaye Abazène 报告说, 这辆车最初属于居住在喀土穆的努尔丁·阿达姆。¹²⁷

95. 2023 年 1 月 2 日, 瓦卡加省省长在俄罗斯教官的陪同下来到中非稳定团比劳办事处, 要求取回阿达姆的车。¹²⁸ 省长手写了一份收回授权书,¹²⁹ 说他是根据领土管理、权力下放和地方发展部长布鲁诺·亚潘德的指示行事。车钥匙交给了省长。

96. 虽然中非稳定团没有根据资产冻结规定扣押该车辆(已存放保管), 但由于该车辆是债务支付的抵押品, 无论其所有权是否有争议, 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2399(2018)号决议第 16 段规定并经安理会第 2648(2022)号决议延长的定义, 都可将其视为应冻结的经济资源。

¹²³ 在恩贾梅纳与司法和人权部代表举行的会议, 2023 年 3 月 21 日。

¹²⁴ 电话联系, 2022 年 10 月 24 日。

¹²⁵ 见附件 16 照片。

¹²⁶ 保密报告, 2022 年 12 月 24 日。

¹²⁷ 同上。

¹²⁸ 保密报告, 2023 年 1 月 3 日。

¹²⁹ 见附件 17。

B. 违反和不遵守武器禁运的情况

未经豁免的飞机

97. 专家小组在中期报告(S/2023/87, 第 42 至 47 段)中提到, 自 2021 年初以来, 有两架未经豁免的伊留申飞机使用中非军事注册号飞行, 用于俄罗斯教官轮调及其装备运输。一架飞机是伊留申伊尔-18 客机(制造商序列号: 186009403), 于 2023 年 1 月 27 日在利比亚哈迪姆空军基地被火烧毁。¹³⁰ 专家小组无法确定对转让负责的飞机前所有人。3 月, 中非共和国国防部长 Jean-Claude Rameaux Bireau 告诉专家小组, 国防部应专家小组的书面请求, 准备了关于几架飞机注册和以前所有权的详细资料。但专家小组在 2023 年 4 月 17 日向委员会提交本报告之时, 未收到这些资料。

98. 第二架飞机是伊留申伊尔-76 军用货机(制造商序列号: 83485561), 在转让给中非国防和军队重建部之前, 一直由 TransAVIAexport 航空公司在白俄罗斯运营, 但根据飞机在白俄罗斯的注册证书, 飞机归俄罗斯联邦沃罗涅日的俄罗斯公司 Pilgrim 有限责任公司所有。¹³¹ 专家小组无法找到后一家公司的所在地, 向 TransAVIAexport 航空公司和俄罗斯联邦询问了这架飞机的情况, 特别是关于以前所有权的详细情况。俄罗斯联邦告知专家小组, 这架飞机已于 2018 年 2 月 15 日注销登记。TransAVIAexport 没有回应。

99. 虽然这架飞机以前的所有权仍不清楚, 但专家小组收到书面和口头资料, 证实图瓦德拉总统前国家安全顾问瓦列里·扎哈罗夫(见 S/2021/569, 附件 3.7)在将飞机转移到中非共和国方面发挥了作用。¹³² 2020 年底, 他建议将这架飞机在中非民航局注册为民用飞机并提供了以前的注册证书, 但这一建议遭到拒绝, 因为飞机机龄超过 30 年(见 S/2023/87, 第 47 段)。之后, 飞机在国防部注册。但是, 如上所述, 国防部并没有分享注册证书。专家小组就此事致函扎哈罗夫, 但尚未收到答复。

100. 虽然两架飞机均在国防部注册, 但欧洲航空安全组织却向中非航空公司 Lapara 航空收取了 2021 年上半年飞机飞越欧洲领空的费用。¹³³ 关于伊尔-76 飞机, 已告知欧洲航空安全组织其尾号为 TL-ART。关于伊尔-18 飞机, 尾号为 TL-ARN, 解释了为什么飞机在航空运输数据库中是这样显示的(S/2023/87, 第 47 段), 而不是在飞机上出现尾号(分别为 TL-KMZ 和 TL-KBR, 字母 K 表示中非空军)。Lapara 从未注册过这两架飞机, 并于 2021 年底离开该国。从上述情况来看, 专

¹³⁰ 与保密的联合国保消息人士的信函往来, 2023 年 2 月 2 日。另见 Aviation Safety Network, “Ilyushin Il-18: 27 January 2023”, ASN Safety database, 可查阅 <https://aviation-safety.net/database/record.php?id=20230127-1>, 包括图像。

¹³¹ 见附件 18。

¹³² 与外交消息人士的信函往来, 2023 年 1 月 3 日; 在班吉与中非共和国政府官员举行的会议, 2022 年 12 月 3 日。书面确认在联合国存档。

¹³³ 与外交消息人士的信函往来, 2023 年 1 月 3 日。

家小组认为，中非共和国国防部故意误导欧洲空中交通管制机构，使其认为这两架飞机在国外飞行时是民用飞机。

101. 2月7日，专家小组在班吉姆波科国际机场观察到另一架伊留申伊尔-76型飞机，尾号为TL-LIZ。¹³⁴ 与前两架伊留申军用飞机一样，中非当局没有就这架军用运输机的交付向委员会发出通知或提出豁免请求。

102. 3月12日，专家小组还收到一张塞斯纳182T型飞机在班吉姆波科国际机场的照片。¹³⁵ 据机场工作人员说，这架飞机由中非空军运营。¹³⁶ 由于没有其他塞斯纳182T在中非共和国飞行，因此在恩代莱、博达和阿瓦卡巴机场很可能看到这架飞机。¹³⁷ 同样，没有提交向国防部转让这架飞机的通知或豁免请求。

不遵守规定的军用车辆通知

103. 专家小组审查了Midas资源公司经营的Ndassima加工大院的最新图像(见S/2021/87, 第61至64段)。专家小组看到大院内有一辆“Chekan”¹³⁸ 防雷反伏击车。据俄罗斯媒体报道，这辆车是在乌拉尔-432007卡车底盘上制造的，由俄罗斯联邦克拉斯诺戈尔斯克的Evro Polis有限责任公司加装装甲车身。¹³⁹ 2021年3月10日，中非共和国国防部通知委员会，从苏丹的“俄罗斯联邦军事训练中心”¹⁴⁰ 向中非共和国国防部转移了致命和非致命装备，包括5辆乌拉尔-432007卡车。2021年3月30日，一个由乌拉尔卡车和其他已通报车辆组成的车队，包括Chekan型卡车，经过比劳。¹⁴¹ 车队的目的地是Ndassima，¹⁴² 因此在加工区看到的车辆极有可能来自这次通知的转移。

104. 然而，2021年3月10日的通知说明，这些装备是为确保正在进行的选举进程而暂时转移到中非共和国武装部队专业营的。¹⁴³ 继续在私人租让地内使用

¹³⁴ 见附件19照片。

¹³⁵ 见附件20照片。

¹³⁶ 与保密机场人员的访谈，2023年2月5日。

¹³⁷ 在恩代莱和班吉与保密消息人士举行的会议，2023年2月5日至9日。2023年2月9日，恩代莱以西阿瓦卡巴机场的卫星图像(联合国存档)显示一架小型飞机，可能是这架塞斯纳182T。该机场位于阿瓦卡巴总统公园保护区，建于前总统和自封的皇帝让-贝德尔·博卡萨(1966-1979)统治期间。机场规模与班吉姆波科国际机场相仿，主要为博卡萨的私人狩猎旅行提供服务。这个机场完全废弃，直到最近才重新启用。自2022年初以来，在卫星图像上可以看到2个新的人造结构。

¹³⁸ 见附件21图像。

¹³⁹ 见 <https://novayagazeta.ru/articles/2020/07/11/86234-vragu-ne-sdaetsya-nash-gordyy-ural> (俄文版)。

¹⁴⁰ 2018年2月，俄罗斯联邦和苏丹签署发展苏丹武装部队的合作协议。见雅各布·赫登斯科格，“俄罗斯正在加强在非洲的军事合作”，2018年12月。

¹⁴¹ 见附件22照片。

¹⁴² 在班吉与保密消息人士举行的会议，2023年1月30日。

¹⁴³ 第二轮立法选举于2021年3月14日举行。

这类车辆并不符合通知所述规定。专家组致函俄罗斯联邦，询问被转移设备的下落，但在起草本报告时尚未收到答复。

105. 专家组指出，在 Ndassima 加工大院内观察到的 Chekan 车辆有可能是在更早时间进入中非共和国的，因为自 2021 年 1 月初在通知的交接之前就在中非共和国观察到了这种类型的车辆。¹⁴⁴ 这意味着这辆车根本没有通报，因为据专家组所知，2021 年 3 月之前没有向委员会通报过乌拉尔型车辆。

106. 专家组还收到了瓦卡加爱国者变革联盟部队掌握的无人机录像，录像显示一辆 Chekan 型车辆停在一个大院内，专家组可以辨认出大院是以前 Mahamat Al Khatim 在穆瓦耶讷锡多的住所。¹⁴⁵ 所涉无人机是一架 DJI MAVIC，与专家组 2022 年 9 月观察到飞越中非稳定团基地的无人机型号相同，是爱国者变革联盟当年 5 月从恩扎科战场上缴获的(S/2023/87，第 37 段)。

C. 观察到的其他军火及相关材料

恩代莱的无人机

107. 2023 年 1 月 21 日，俄罗斯教官声称，他们在巴明吉-班戈兰省恩代莱的基地在清晨遭到一架无人机的袭击。¹⁴⁶ 据推测，5 枚 65 毫米炸弹在他们的营地内引爆，炸毁了一架停着的米-8 直升机，另有 2 枚炸弹投在中非稳定团恩代莱基地附近。自 2 月 1 日起，在社交媒体上流传据称在恩代莱附近找到的受损直升机和无人机的照片。¹⁴⁷

108. 专家组还检查了班吉俄罗斯教官协调员提供的自制无人机的详细照片。专家组按计划第二天访问了恩代莱，并协助对事件进行现场调查，检查了回收的无人机、炸弹碎片和弹着区。在恩代莱，未能安排专家组对俄罗斯教官营地进行拟议的访问。

109. 在恩代莱，专家组会见了联合国维和人员及国家安全和国防部队。¹⁴⁸ 没有人能确认在 1 月 21 日夜听到任何爆炸声。基地附近的当地居民当晚只听到枪声。¹⁴⁹ 专家组看到了受损直升机的照片，但拍摄地点距离飞机太远，无法确定飞机是否受损、是否与社交媒体上的直升机属于同一类型。争取中非和平联盟声称在 1 月 25 日和 26 日西基凯代周围的冲突中用火箭榴弹击中了一架俄罗斯直升机。¹⁵⁰

¹⁴⁴ 见 <https://twitter.com/FranMatiasBueno/status/1345388715535982594/photo/1>。

¹⁴⁵ 见附件 23 照片。

¹⁴⁶ 保密报告，2023 年 1 月 21 日；在班吉与俄罗斯教官协调员举行的会议，2023 年 2 月 6 日。

¹⁴⁷ 见附件 24 照片。

¹⁴⁸ 2023 年 2 月 7 日至 9 日在恩代莱举行的会议。

¹⁴⁹ 同上。

¹⁵⁰ 2023 年 3 月 17 日的信函往来。

110. 在恩代莱据称发生空袭后，中非共和国武装部队与中非稳定团联系，要求立即停止其无人机飞行，声称爆炸物是中非稳定团的一架无人机系统在恩代莱俄罗斯教官营地上空“意外”投掷的。¹⁵¹ 中非稳定团否认了这一指控，并告知中非共和国武装部队，中非稳定团当天的无人机班次尚未起飞。¹⁵²

111. 尽管如此，中非共和国当局不允许中非稳定团无人机在 2023 年 1 月底西基凯代冲突期间进行空中侦察，对中非稳定团保持态势感知以支持维和人员安全和安保以及平民保护的能力产生了负面影响。¹⁵³

112. 2 月 3 日，中非共和国国防部发布通告，正式暂停在中非共和国全境使用无人机，直至另行通知，但国家安全和国防部队除外。¹⁵⁴ 该通告提到预先获准使用无人机的可能性，但似乎比中非稳定团与中非共和国政府达成的部队地位协定所述限制更大，该协定提到了经通知后使用飞机和车辆的情况。专家小组了解到，自 2 月 3 日以来，在发生 2 起重大安全事件后，中非稳定团无人机进行了 2 次飞越。但专家小组注意到，这些飞行与中非共和国武装部队和俄罗斯教官的行动无关。

中非共和国西部的爆炸物使用情况

113. 见本报告所附最新情况。¹⁵⁵

博桑戈阿空投炸弹

114. 见本报告所附最新情况。¹⁵⁶

D. 武装团体人员快速整编并充当代理人

115. 专家小组在 2021 年最后报告(S/2021/569，附件 3.7)中提请注意，在没有经过与中非稳定团协调进行的适当审查程序的情况下，将选定的“反砍刀”组织人员和其他来自班吉的新兵编入第七领土步兵营(BIT-7)的问题。一个重要的例子是 Thierry Lébéné，别名“12 号上校”，他在整编后与他的一些人员一起进入总统卫队，加入 2020 年编入卫队的大约 150 名人员中(见 S/2020/662，第 72 至 74 段)。2017 年国防计划没有设立总统卫队，也没有作为安全部门改革进程的一部分对总统卫队的作用进行协调(另见 S/2019/930，第 146 段)。

116. BIT-7 是欧盟军事训练团在中非共和国境内训练的最后一个营。欧盟训练团于 2021 年 12 月暂停训练。同样，与中非稳定团协调进行的审查也于 2021 年结束。

¹⁵¹ 与保密消息人士举行的会议，2023 年 2 月 4 日。

¹⁵² 同上。

¹⁵³ 在班吉与保密消息人士举行的会议，2023 年 2 月 4 日。

¹⁵⁴ 见附件 25。

¹⁵⁵ 见附件 26。

¹⁵⁶ 见附件 27。

117. 在 BIT-7 之后，俄罗斯教官在贝伦戈训练中心(洛巴耶省)训练了另外 8 个营，使中非共和国武装部队的人数增加到 14 000 至 15 000 人。¹⁵⁷ 2017 年国防计划设想最多有 9 个领土步兵营和 9 800 人的军队。¹⁵⁸ 最近组建的营——每个营约有 600 人，共约 5 000 人——没有经过透明的招募或整编程序，包括缺乏人权审查。¹⁵⁹ 针对每一个领土步兵营，都有来自不同省份的约 20 名效忠政府的武装团体成员被转移到贝伦戈进行整编。¹⁶⁰

118. 选定武装团体人员的快速整编通常涉及在行动中协助中非共和国武装部队和俄罗斯教官的代理部队。¹⁶¹ 例如，2022 年 6 月，专家小组最后报告(S/2021/569，附件 4.4)所述的瓦卡加民兵成员被转移到贝伦戈接受训练和整编。¹⁶²

119. 国防部承认某些武装团体人员编入中非共和国武装部队，但不承认使用了代理人。¹⁶³ 但是，各省的国家安全和国防部向专家小组证实使用了代理人。中非武装部队和布里亚的宪兵军官声称，2022 年 6 月和 7 月在萨姆万贾复员的 52 名人员目前是中非武装部队的代理人。¹⁶⁴ 班巴里的一名宪兵军官提到 2 名作为代理人的人员，他们因 2022 年 11 月 28 日在伊皮的俄罗斯教官营地发生意外手榴弹爆炸而受伤。¹⁶⁵

120. 2022 年 5 月 9 日上午，“反砍刀”组织代理人与中非共和国武装部队联合行动，在博科洛博实施报复性袭击，杀害了 8 名平民，就此事件，专家小组约谈了有关证人。¹⁶⁶ 这次袭击的前晚，争取中非和平联盟突袭了中非共和国武装部队在该村的阵地，打死 2 名士兵、6 名“反砍刀”组织战斗人员和 5 名基督教社区平民。¹⁶⁷

¹⁵⁷ 在班吉与武装团体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协调人举行的会议，2022 年 10 月和 2023 年 2 月。另见 Enrica Picco, “Central African Republic: averting further fragmentation of the armed forces”,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2022 年 5 月 10 日。

¹⁵⁸ 国防计划，在联合国存档。

¹⁵⁹ 国际安全存在机密报告，2022 年 11 月 1 日。

¹⁶⁰ 在班吉与武装团体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协调人举行的会议，2022 年 10 月和 2023 年 2 月；在班吉与国际部队举行的会议，2022 年 6 月和 2023 年 2 月。

¹⁶¹ 在班吉与武装团体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协调人举行的会议，2022 年 10 月和 2023 年 2 月。专家小组在中期报告中将此称为追踪器(S/2023/87，第 30 段)。

¹⁶² 在班吉与武装团体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协调人举行的会议，2022 年 10 月和 2023 年 2 月；在班吉与国际部队举行的会议，2022 年 6 月和 2023 年 2 月。

¹⁶³ 2023 年 1 月 6 日中非共和国国防和军队重建部长给专家小组的信(见 S/2023/87，附件 16)。

¹⁶⁴ 在布里亚举行的会议，2022 年 11 月 28 日至 30 日。

¹⁶⁵ 在班巴里举行的会议，2022 年 11 月 29 日。2022 年 12 月 15 日，专家小组询问俄罗斯联邦，以澄清其在伊皮和其他地方在行动中使用复员战斗人员的情况，但没有收到答复。

¹⁶⁶ 与受害者的信函往来，2023 年 2 月 3 日至 5 日。事实上，这是秘书长在 2022 年报告的众多案例之一(见 S/2022/491，第 25 和 57 段；S/2022/762，第 30、31 和 47 段)

¹⁶⁷ 另见 S/2022/491，第 30 段。报复性杀戮大多是由分遣队指挥官下令用砍刀进行的，专家小组无法确定这名指挥官的身份。

121. 前战斗人员中问题最大的是 2022 年 6 月在畜牧业和动物卫生部长布巴先生的参与下在班巴里解除武装的团体，据报告，其中许多人在最近几个月被用作代理人。¹⁶⁸ 该团体有 300 多人，多数是前争取中非和平联盟成员，也有一些是“反砍刀”组织成员。¹⁶⁹ 他们的武器——确定重返社会经济生活或编入国防和安全部队资格所需的武器——已移交给中非共和国武装部队，而不是中非稳定团或政府的国家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方案执行股。¹⁷⁰

122. 4 月第一周，执行股在班巴里处理 2022 年 6 月在班巴里解除武装的 300 多名前战斗人员中 150 人的相关事务。¹⁷¹ 然而，中非共和国武装部队只收缴了 66 件武器并移交给执行股，其中有 6 件武器供一名以上战斗人员使用。因此，执行股能够处理 80 名前战斗人员的事务。其余战斗人员下落不明。

123. 《协定》(第 16 和 17 条)为武装团体整编设想的机制是建立临时联合安全部队——特别混合安全部队，由国防和安全部队以及武装团体成员组成。只有在布阿尔和保瓦的部队于 2020 年 11 月开始运作，但他们只得到口粮，没有工资，从未被整编。这导致抗议和叛逃。¹⁷² 2023 年 3 月，在班吉的 Kassai 营地恢复了对来自布阿尔和保瓦的 235 名前 3R 组织和“反砍刀”组织成员的培训。这些人员在完成培训后，应可选择编入国防和安全部队。¹⁷³

124. 尽管人数仍然不多，但亲政府和反政府武装团体的代表都认为，鉴于多年来对选定武装团体人员进行不透明快速整编的情况，恢复临时联合安全部队的培训是一个积极的发展。

六. 自然资源

A. 黄金和钻石

125. 正如专家小组中期报告(S/2023/87, 第 59 段)所述，黄金出口继续呈上升趋势。根据矿业和地质部的统计数据，2023 年第一个月出口黄金 231 公斤，价值超过 600 万美元。¹⁷⁴ 按照这个速度，2023 年的出口量可能是 2022 年的两倍多，2022 年出口了超过一吨黄金。

¹⁶⁸ 在班巴里与保密的政府和民间社会消息人士举行的会议，2022 年 11 月 28 日至 30 日。

¹⁶⁹ 保密报告，2022 年 6 月 7 日和 23 日。

¹⁷⁰ 与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工作者的信函往来，2023 年 4 月 14 日；保密报告，2023 年 4 月 10 日。

¹⁷¹ 同上。

¹⁷² 例如，2021 年 4 月 17 日，已编入特别混合安全部队的前“反砍刀”组织人员封锁了布阿尔的 1 号主要通道以示抗议，要求获得中非共和国武装部队身份证号码、举行毕业典礼并立即部署(见 S/2020/662, 附件 6.1)。

¹⁷³ 与中非共和国武装部队代表的信函往来，4 月 3 日；与武装团体代表的信函往来，2023 年 4 月 3 日。

¹⁷⁴ 政府官方贸易统计数据，在联合国存档。

126. 2023 年 2 月 21 日，中非警方在班吉没收了 58 锭不同形状的黄金、近 3 亿非洲法郎现金以及藏匿这些物品的车辆。¹⁷⁵ 这些物品是从两个人(据描述，一个是富拉尼人，一个是阿拉伯人)那里没收的。据富拉尼社区代表说，这些黄金属于中非黄金收藏家 Djibrine Amine。Amine 于 2013 年从中非共和国西部流落到喀麦隆边境城镇加鲁阿布莱，专家小组于 2014 年查明了此人的身份(见 S/2014/762，第 137 段)。¹⁷⁶

127. 在中非共和国西部，金矿开采点继续成为袭击目标(见第 30 和 31 段)。然而，最致命、最令人不安的袭击发生在 2023 年 3 月 19 日，在中非共和国中部的 Chimbolo (瓦卡省)，黄金海岸集团公司的 9 名中国工人被暗杀。专家小组收到的资料表明，在袭击中也有中非人被打死，包括一或两名穿制服的人员，但无法证实这一点。¹⁷⁷

128. 2022 年，中非共和国毛坯钻石出口量较 2021 年略有增长，从 103 647 克拉增至 115 522 克拉，价值近 1 400 万美元。¹⁷⁸ 由于东部和西部部分地区的生产区仍处于金伯利进程暂停状态，出口量达到全国估计产量 330 000 克拉的约三分之一。¹⁷⁹ 东部地区的高价值宝石出现率相对较高，东部地区被排除在外也被认为是近年来出口每克拉价值降低的原因。2013 年暂停之前每克拉约为 170 美元，目前约为 120 美元。¹⁸⁰

129. 除西部其他市外，中非共和国政府还在争取解除布里亚市的金伯利进程暂停令。如专家小组中期报告(S/2023/87，附件 20)所述，政府试图在中非共和国金伯利进程监测小组的定期评估程序中走捷径，在即将进行的金伯利进程全体审查中纳入对布里亚的评估访问。

130. 为准备今后的审查访问，专家小组询问了在布里亚《业务框架》(见 S/2023/87，附件 20)中规定的解除金伯利进程暂停令的五项标准的情况：国家存在；实施监测机制；没有武装团体的系统化存在；货物和人员自由流动；没有证据表明存在系统性欺诈或将钻石走私到守规区或从守规区走私到非守规区的情况。

131. 这方面的一个关切是，自 2022 年 4 月 19 日以来，俄罗斯教官未经中非钻石采购行“Badica”同意，占据了该公司在布里亚的房地。Badica 于 2022 年 4 月 22 日和 7 月 27 日¹⁸¹ 向中非共和国总理发出两封信，提请注意其所称的武力不

¹⁷⁵ 见附件 28 照片。

¹⁷⁶ 与保密的政府消息人士的信函往来，2023 年 3 月 26 日。

¹⁷⁷ 来自现场政府机构的信函，2023 年 3 月 26 日。

¹⁷⁸ 政府官方贸易统计数据，在秘书处存档。

¹⁷⁹ 见 Peter G. Chirico and Sarah E. Bergstresser, “Diamond mining and conflict in the Central African Republic”, April 2019.

¹⁸⁰ 在班吉与钻石采购办事处举行的会议，2022 年 11 月 26 日。

¹⁸¹ 在秘书处存档。

当占领其房地的行为，并要求在不损害俄罗斯部队行动的情况下找到适当的解决方案。

132. 中非共和国国防部长在 2022 年 9 月 13 日的回信中向该公司保证，正在采取措施重新安置“俄罗斯军事伙伴”。¹⁸² 迄今为止，尚未进行这种重新安置。专家小组认为，占领 Badica 的房地妨碍了行动自由，也妨碍了重建能够打击毛坯钻石走私的正规贸易。

133. 2023 年 4 月 11 日，专家小组向俄罗斯联邦询问俄罗斯教官是否以及何时计划搬出 Badica 的房地，并询问俄罗斯教官为满足五项标准以解除布里亚市金伯利进程暂停令作出了哪些贡献。2023 年 5 月 30 日之前，收到的任何答复均将作为补充附件纳入本报告。

B. 季节性游牧

134. 季节性游牧主要是富拉尼族的一种活动，牧民将牛、绵羊、山羊长途转移，以寻找合适的放牧区。这些流动往往与季节和降雨模式同步，但牧民和贸易商之间的冲突使季节性游牧成为中非共和国冲突的一个关键方面(S/2018/1119, 第 105 至 140 段)。专家小组于 2022 年 6 月访问了中非共和国中部一个主要牲畜市场——卡加班多罗。该市场位于一条穿越进入乍得的季节性放牧路线上。专家小组发现，不仅在武装团体之间，而且在武装团体和国家部队之间，都出现了争夺控制权(以及随之而来的对季节性游牧贸易征税的能力)的新情况。

135. 在 2021 年中非共和国武装部队重新控制卡加班多罗前，中非爱国运动武装团体和中非复兴人民阵线武装团体拿走税收的大部分，相当于市场上每出售一头牛征收 20 000 非洲法郎(31 美元)，一小部分税收归市政府。现在，在中非共和国武装部队的控制下，税赋降低(估计每头大约 7 000 非洲法郎(11 美元)，大部分归畜牧和动物卫生部和中非共和国武装部队，其余归市政府)。¹⁸³

136. 此外，牧民往往没有任何形式的正式身份证明，他们必须支付 10 000 非洲法郎(16 美元)购买中非全国农民联合会卡，才不会在中非共和国武装部队检查时被逮捕。¹⁸⁴ 该联合会是隶属于畜牧部的一个部门。此外，还征收每人 9 500 非洲法郎(15 美元)的税，¹⁸⁵ 这笔税收在国家各部门之间重新分配，其中包括交给国家安全和国防部队的保安费。这类似于过去争取中非和平联盟在班巴里征收的每人 5 000 非洲法郎(8 美元)的税。

137. 中非共和国武装部队往往严厉、歧视性对待牧民，认为他们是武装团体或与武装团体结盟，导致牧民避开卡加班多罗等官方市场和政府控制的其他过境

¹⁸² 见附件 29 信函。

¹⁸³ 与卡加班多罗牛市场委员会成员举行的会议，2022 年 7 月 19 日。

¹⁸⁴ Radio Ndeke Luka, “Centrafrique: une carte d’identification des éleveurs pour favoriser une transhumance apaisée”, 28 January 2022.

¹⁸⁵ 另见 Gaël Grilhot, “En Centrafrique, l’État veut reprendre en main le marché du bétail”, *Le Monde*, 3 May 2019.

点。¹⁸⁶ 例如，牧民避开姆布雷和卡加班多罗的市场，牛贩子把车开进武装团体控制的小片地区，如 Mbrès 北部的 Linguiri (纳纳-格里比齐省)，在那里，牧民将牛非法卖给牛贩子。

138. 整个 2022 年，畜牧部部长布巴先生在全国进行了几次考察，以促进和平的季节性游牧。这些考察活动是在部署大量安保人员的情况下进行的，并与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方案活动相结合，其部分目的是向牧民施压，迫使他们把牛运到官方市场并向国家交税。2022 年 6 月底，部长在乍得边境的穆瓦耶讷锡多，并与乍得畜牧部联系，要求允许他越过边境，与乍得一侧的牲畜所有者接触，包括他的一名家庭成员。¹⁸⁷ 乍得当局拒绝了这次访问，声称原因是边境正式关闭。¹⁸⁸

七. 人道主义事务

A. 阿姆达福克的人道主义和武装团体局势及其对瓦卡加省更广泛的影响

139. 专家小组在中期报告中描述了米塞里亚民兵在乍得、苏丹和中非共和国三国边境地区的扩散情况，其中包括由穆罕默德·阿达姆(别名 Abou Kass/Aboukasi)领导的约 50 人的团伙，他们非法经营税务检查站，抢劫，对平民施暴而不受惩罚(见 S/2023/87，第 81 至 84 段)。

140. 专家小组于 2023 年 2 月 8 日至 9 日访问了阿姆达福克，并从比劳的贸易商处获悉，自苏丹于 2023 年 1 月 2 日关闭与中非共和国的边境以来，经由阿姆达福克主要过境点从苏丹流入的卡车和货物明显减少。自 1 月中旬以来，没有重型卡车从苏丹进入比劳。¹⁸⁹ 专家小组注意到，比劳和瓦卡加省主要依赖从苏丹进口面粉、糖、盐和植物油等燃料和粮食供应。¹⁹⁰

141. 在阿姆达福克，社区成员和小商贩说，控制阿姆达福克苏丹和中非共和国之间边境检查站的快速支援部队禁止任何人携带大量食品在中非共和国转售，只允许携带少量供家庭消费的食品。¹⁹¹ 1 月和 2 月期间，从苏丹进口的所有食品的价格至少上涨了一倍。专家小组 2 月 9 日从阿姆达福克返回比劳，在途经的两个村庄停留时也证实了这一点。快速支援部队对跨越边境的男子(无论进出)一律搜身，看是否携带武器。但搜身并不是系统化操作。

142. 在从比劳到阿姆达福克的 65 公里 5 小时车程中，专家小组没有看到任何卡车或车辆，只看到不到 10 辆摩托车和驴车，大多数装载着从阿姆达福克运往比劳的货物。

¹⁸⁶ 在卡加班多罗与保密消息人士举行的会议，2022 年 7 月 16 至 19 日。

¹⁸⁷ 同上；在恩贾梅纳与牲畜部秘书长进行的访谈，2023 年 3 月 16 日。

¹⁸⁸ 在恩贾梅纳与牲畜部秘书长进行的访谈，2023 年 3 月 16 日。

¹⁸⁹ 在比劳市场与贸易商举行的会议，2023 年 2 月 11 日和 12 日。

¹⁹⁰ 通过提西从乍得进口的商品不太多，包括鞋子、其他皮革制品和衣服等。

¹⁹¹ 阿姆达福克社区会议，2023 年 2 月 8 日。

143. 除了向人员不足和行动有限的三方部队部署少量中非共和国武装部队人员¹⁹²进行联合边境巡逻外(S/2023/87, 第 82 段和 S/2021/87, 第 44 段), 在阿姆达福克中非一侧完全没有国家权力。中非武装团体和阿拉伯民兵团体行动无碍, 不受惩罚。

144. 阿姆达福克一直由各种武装团体控制, 成为他们对商人非法征税、贩运和争夺瓦卡加控制权的基地。专家小组以前曾报告过武装团体在阿姆达福克发生的冲突(时间表见 S/2019/930, 附件 3.1)。

145. 在 2023 年 2 月 8 日和 9 日的社区会议以及与民间社会男女代表举行的双边会议上,¹⁹³ 专家小组听取了证词, 表明平民的安全和人道主义状况岌岌可危。小组会议由阿姆达福克的唯一权威、平民传统团体领导人 Celestin Tamia 主持。以下调查结果来自 2 次社区会议。

146. 妇女代表表示, 生活在武装团体和土匪的控制之下, 每天都深感恐惧。包括村长在内的其他人对政府允许苏丹人将中非共和国领土据为己有表示愤怒。其他人说, 他们“被中非稳定团和人道主义组织抛弃”, 为此感到绝望。阿姆达福克没有人道主义人员, 因为在比劳-阿姆达福克轴线上被劫持或抢劫的风险很高。¹⁹⁴ 2020 年 12 月, 阿布·卡斯领导的阿拉伯米塞里亚武装分子绑架了正在阿姆达福克执行任务的 3 名国际医疗团工作人员(1 男 2 女)。医疗团工作人员在 3 天后获释, 没有受到人身伤害, 但该团体偷走了医疗团的汽车。自那时以来, 由于普遍不安全, 该地区唯一的国际医疗非政府组织——国际医疗团没有返回阿姆达福克, 而是通过在比劳和阿姆达福克之间往来的商人或其他人, 从医疗团在比劳的基地向阿姆达福克卫生保健中心提供药品和物资。

147. 专家小组会见了一名 44 岁的平民男子, 他于 2022 年 10 月 20 日在阿姆达福克郊区被阿布·卡斯领导的阿拉伯米塞里亚武装分子绑架(见 S/2023/87, 附件 24), 并与其他 10 名男子一起被扣为人质达 4 天之久。¹⁹⁵

148. 专家小组还听取了一名社区成员的陈述。该成员说, 2022 年 6 月 12 日, 3 名似乎喝醉的阿拉伯米塞里亚人因为不付香烟钱而与一售货亭老板发生争执, 并把老板杀死。

149. 该社区还回顾了武装团体之间在阿姆达福克发生的一系列暴力冲突, 如 2019 年 10 月 14 日的冲突, 并回顾了“金戈威德”(苏丹阿拉伯民兵, 这里指米塞里亚和塔伊沙团体)如何烧毁和掠夺该镇。例如, 由中非稳定团赞助的建筑项目青少年中心在 2019 年 10 月几乎准备就绪, 可以开业, 却遭到民兵摧毁, 锡屋顶被盗。

¹⁹² 三方部队驻扎在苏丹境内 20 公里处的乌姆劳格, 位于通往尼亚拉的公路上。

¹⁹³ 与会者包括村民、男子、妇女和儿童, 以及中非妇女组织主席、家长教员协会主席、阿姆达福克学院院长和其他工作人员、阿姆达福克小学教师、青年协会主席、村长和街区区长。

¹⁹⁴ 在比劳与 2 个国际非政府组织举行的会议, 2023 年 2 月 12 日。

¹⁹⁵ 见附件 31。

150. 会议结束时，团体领导人带专家小组步行参观了损毁的青少年中心。离青少年中心不到 100 米的建筑工地按计划是盖市长办公室的，¹⁹⁶ 这是中非稳定团管理的一个项目，但由于雨季交通不便，该项目已停止施工。

151. 2 月 9 日，在与团体领导人的最后一次会议上，他向中非稳定团排长呼吁说：“从你昨天到达后，我们很长时间以来第一次睡了个好觉。这使人们感到鼓舞。请每月回来巡逻一两次，停留两三天，这将使民众放心，并使武装团体不敢靠近。”

B. 马哈迈特·萨勒在西基凯代拘留记者

152. 1 月 14 日，《巴黎竞赛报》的 2 名法国记者从乍得南部的哈拉泽经公路前往中非共和国边境，他们在那里与一群中非复兴人民阵线/爱国者变革联盟分子会合，后者用摩托车将他们带到西基凯代。记者告诉专家小组，他们的最初目标是在这一地区停留几天，报告冲突的影响和私营军事公司瓦格纳集团的行动。除了他们的文章外，¹⁹⁷ 记者们还分享了另外一些信息¹⁹⁸ 和照片。¹⁹⁹

153. 记者报告说，2023 年 1 月中旬，他们在西基凯代和周围村庄看到一些爱国者变革联盟团体和指挥官，他们自己也被马哈迈特·萨勒将军领导的一个团体收留。萨勒说，他不再属于中非复兴人民阵线，现在是爱国者变革联盟的人，直接受命于受制裁个人争取中非和平联盟/爱国者变革联盟领导人阿里·达拉萨(CFi.015)。萨勒和他的部队不拥戴爱国者变革联盟总协调员受制裁个人弗朗索瓦·博齐泽(CFi.001)，否认他是他们的领导人。

154. 马哈迈特·萨勒告诉记者，2022 年 3 月“恩扎科杀戮事件”后，阿里·达拉萨曾请萨勒从恩扎科前往西基凯代，帮助保护那里的矿区。萨勒声称，他在雨季开始前的 2022 年 4 月左右，与大约 200 名男子抵达西基凯代。一名爱国者变革联盟消息人士告诉专家小组，萨勒及其团伙直到 2022 年 12 月才抵达西基凯代。²⁰⁰

155. 萨勒经常打电话。其他爱国者变革联盟分子告诉记者，萨勒经常通话的人中有一名驻班吉的中非共和国武装部队指挥官。萨勒声称与受制裁实体上帝抵抗军(CFe.002)的受制裁领导人约瑟夫·科尼(CFi.009)有直接联系。萨勒和其他几名

¹⁹⁶ 2020 年 12 月，作为行政改革的一部分，通过了一项新法律，中非共和国的省由 16 个增加到 20 个，并新增 12 个市，总数由 72 个增加到 84 个。在瓦卡加省，除比劳和万达贾莱外，还新设了 2 个市：万贾和阿姆达福克。

¹⁹⁷ 见 Paris Match, “Centrafrique: avec les pirates de la brousse contre Wagner”, 2021。

¹⁹⁸ 调查结果基于 2023 年 2 月 5 日和 3 月 30 日与其中一名记者的 2 次会面。

¹⁹⁹ 见附件 32 照片。

²⁰⁰ 保密来源，2023 年 4 月 1 日。马哈迈特·萨勒用第三人称谈论自己，他的法语很差。当记者不理解他时，萨勒就会变得咄咄逼人，所以出于恐惧，记者假装理解。这意味着在萨勒和记者的交流中可能存在一些误解。

爱国者变革联盟分子对记者说，他们非常憎恨瓦格纳，甚至愿意与上帝抵抗军联合对付瓦格纳。上帝抵抗军作战人员愿意帮助中非共和国“摆脱瓦格纳”。

156. 记者得到的印象是，团体其他成员讨厌并害怕萨勒。西基凯代的许多爱国者变革联盟部队是当地招募的，在马哈迈特·萨勒到达之前就已经在该地区。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平民似乎对这些部队感到很放松和友好。

157. 1月15日，记者们可以走动和工作。他们访问了矿区并采访了多起袭击事件(包括 Dombolo、西基凯代和 Mandjam 的平民遇害事件)的目击者和幸存者，这些事件可追溯到 2022 年 3 月，据称是“瓦格纳集团”所为。²⁰¹

158. 然而，从 2023 年 1 月 16 日起，情况发生了变化。马哈迈特·萨勒对记者的敌意越来越大。他偷走他们的钱，并说他们是他的麻烦，因为“班吉的人”知道他们在西基凯代，“瓦格纳”正在找他们。因此，记者们不能再自由活动。1月16日至19日，萨勒将他们拘禁在大院里的小屋内，即“监狱”，只偶尔允许他们出来工作。²⁰²

159. 萨勒一直说，他们必须等一个叫 Yahya Idriss 的人，²⁰³ “一个非常重要的人，一个大老板”，他最近从班吉的监狱获释。萨勒坚持他们必须采访 Idriss。但根本没有什么 Idriss 来，²⁰⁴ 记者认为这只是萨勒耍的伎俩，目的是拘留他们，并想办法从他们那里勒索更多的钱。

160. 据记者了解，在他们被拘期间，马哈迈特·萨勒和阿里·达拉萨没有直接联系。

161. 在《巴黎竞赛报》采取步骤后，这两名记者于 1 月 19 日获释，并由爱国者变革联盟送回乍得边境。

162. 专家小组回顾以前关于马哈迈特·萨勒参与 2021 年在姆博穆省袭击维和人员、抢劫、造成流离失所以及性暴力和性别暴力事件的报告(S/2021/569，第 40 至 42 段)。²⁰⁵

²⁰¹ 见 S/2022/527，第 27 段，其中提到 2022 年 3 月据称西基凯代的一个武器市场被摧毁。秘书长 2022 年 6 月 16 日关于中非共和国的报告提到，2022 年 3 月 14 日，国防部队和其他安全人员在西基凯代矿区与中非复兴人民阵线和米塞里亚团体发生冲突，“据报造成约 20 名平民死亡”(S/2022/491，第 29 段)。

²⁰² 一名爱国者变革联盟分子因丢失武器而被拘禁在同一间小屋。他的手脚绑在一起，身体扭曲，呼吸沉重。记者们担心他会死，要求爱国者变革联盟警卫解开囚犯的绳子，警卫后来照做了。

²⁰³ 在 2023 年 4 月 5 日的信函中，一名保密和爱国者变革联盟消息人士说，Yahya Idriss 是“马哈迈特·萨勒的右手”。

²⁰⁴ 据报告，Yahya Idriss 于 1 月 22 日来到西基凯代，2023 年 2 月 10 日在西基凯代附近的一名爱国者变革联盟分子证实了这一点。

²⁰⁵ 关于中非复兴人民阵线和争取中非和平联盟在姆博穆省和上科托省实施的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的报告，2020 年 12 月至 2022 年 3 月(法文版)，<https://www.ohchr.org/fr/documents/country-reports/rapport-sur-les-violences-sexuelles-liees-aux-conflits-commises-par-le>。该报告还指控 Abdoulaye Machai (第 20 段)与马哈迈特·萨勒一起实施了性暴力。

C. 西基凯代更广泛的人道主义关切

163. 自 2023 年 1 月底以来，西基凯代爱国者变革联盟和中非共和国武装部队与俄罗斯教官之间的暴力袭击和反击(见第 13 至 15 段)导致平民逃离该镇。²⁰⁶ 到 4 月，援助和保护西基凯代及周边地区流离失所和受冲突影响人口的人道准入受到限制。

164. 2 月 19 日，西基凯代地方当局在电话中对中非稳定团在比劳的工作人员说，估计有一半人口逃到了乍得，²⁰⁷ 另一半人则流落到西基凯代附近的灌木林中，不敢返回市镇。躲到西基凯代外面的平民无法获得清洁水、食物和医疗服务，人道主义局势岌岌可危。西基凯代地方当局报告说，该镇空无一人，儿童死亡，妇女在该镇周围的灌木林中分娩。²⁰⁸

165. 3 月 14 日，一个机构间访问团从比劳经公路前往西基凯代，评估那里的人道主义局势。没有联合国机构参与，2 个参与的非政府组织在戈迪尔停留，没有继续前往西基凯代。²⁰⁹ 只有国际医疗团陪同比劳区卫生当局一路前往西基凯代，并在那里停留了 2 天。²¹⁰ 医疗团得以在西基凯代遭到破坏的卫生保健中心为一名女病人做了手术，第二天，该病人被疏散到蒂林古鲁镇。²¹¹

166. 1 月底至 2 月底，西基凯代镇和卫生保健中心至少 3 次遭到各方抢劫。²¹² 据报告，爱国者变革联盟及其关联民兵抢劫了西基凯代的住家，但当地消息人士说，爱国者变革联盟没有破坏或抢劫卫生保健中心，因为其成员在那里接受治疗。²¹³

167. 到 3 月中旬，地方当局，包括市长和几个村长和街区长，已返回西基凯代镇。地方当局与中非共和国武装部队和俄罗斯教官一起努力提高民众的认识，鼓励他们返回。人们逐渐返回，主要是青年和老年人。大多数成年男子和妇女因害怕与武装团体有关联而不敢返回。市长认为，卫生保健中心的恢复和国际医疗团工作人员的存在，将向民众发出一个强烈的信号，即返回是安全的。

168. 中非共和国武装部队和俄罗斯教官在与机构间特派团讨论时，对非政府组织和中非稳定团表示了怀疑，声称这些组织的作用只是延长危机。不过，他们允

²⁰⁶ 根据国家卫生统计数据，西基凯代的人口为 11 368 (引自国际医疗团比劳分部，2023 年 2 月 12 日)。相比之下，根据相同的统计数据，比劳的人口为 13 869。

²⁰⁷ 西基凯代的人口主要是龙加族，在边界对面的乍得南部有龙加社区，他们一直在那里安置，并能够在那里得到安置。

²⁰⁸ 中非稳定团在比劳的消息人士通过电话提供的信息，2023 年 2 月 19 日。

²⁰⁹ 这些非政府组织听从联合国安全和安保部的建议，没有继续前进(与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的电子邮件通信，2023 年 4 月 5 日)。

²¹⁰ 被 B13 劫持的 3 名人质已于 3 月 8 日获释。这使瓦卡加的非政府组织松了一口气，这也是国际医疗团 3 月 14 日前往西基凯代的原因之一。

²¹¹ 国际医疗团比劳分部，2023 年 2 月 11 日。

²¹² 西基凯代当地消息人士通过中非稳定团提供的信息，2023 年 2 月 13 日。

²¹³ 同上。

许特派团进行评估，并指出他们将允许人道主义人员在西基凯代工作，这也是鼓励平民返回该镇的一种方式。

D. 联合国项目事务署人质案

169. 2022 年 11 月 11 日，联合国项目事务署(项目署)的 2 名工作人员和公共工程和道路维护部的 1 名技术人员(均为男子)在瓦卡加省执行任务时，在恩迪法遭到中非国家联盟党武装分子绑架(见 S/2023/87，第 70 至 80 段)。²¹⁴ 3 月 8 日，在当地与中非国家联盟党参谋长穆罕默德·阿里(别名“B13”)谈判之后，人质在被关押 117 天后在萨姆万贾获释。

170. 在联合国安全和安保部和中非稳定团比劳外地办事处的支持下，经过政府官员、地方和传统当局、联合国调解员近 4 个月的紧张调解，这一人质局势得到解决。中非共和国政府没有屈服于中非国家联盟党的主要要求，即释放中非复兴爱国联盟将军亚速尔·卡洛特和 3 名未透露姓名的武装团体成员。亚速尔于 2020 年 5 月 19 日在恩代莱被中非稳定团逮捕(见 S/2020/662，第 31 和 32 段；S/2023/87，第 73 段)。

171. 2 月，亚速尔·卡洛特在班吉鲁克营监禁期间，曾致函班吉特别刑事法院院长，称他既没有参与也没有支持中非国家联盟党的绑架行动。卡洛特在信中还要求释放他，因为没有对他提出正式指控。²¹⁵ 了解调解进程的消息人士认为，亚速尔·卡洛特反对绑架的立场传达给了 B13，是导致 B13 释放人质的决定性因素。²¹⁶

172. 绑架者的第二个要求是支付 1 000 万非洲法郎(16 000 美元)至 6 000 万非洲法郎(97 000 美元)不等的款项，作为人质的食品和安全费用(见 S/2023/87，第 73 段)。专家小组无法核实这一要求是否得到满足，如果得到满足，是全部还是部分满足。

173. 实施绑架和管理人质的中非国家联盟党武装分子是由中非国家联盟党参谋长“B13”领导的。联合国调解小组于 11 月 13 日到达恩迪法以东约 33 公里的蒂林古鲁镇，几乎每天都与 B13 以及 Abdelrahman Tourkach 通电话，后者自称或被称为“中非国家联盟党政治派别领导人”和“中非国家联盟党军事协调员”(二者混用)。²¹⁷

174. 中非国家联盟党就绑架事件发布了 2 份新闻稿(见 S/2023/87，附件 26 和 27)。第一份日期为 2022 年 11 月 16 日，由“中非国家联盟党参谋长穆罕默德·阿利亚

²¹⁴ 绑架构成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1949 年《日内瓦四公约》共同第 3 条规定，劫持人质不论何时何地一律应予禁绝。见 <https://ihl-databases.icrc.org/en/customary-ihl/v2/rule96>。

²¹⁵ 保密来源，2023 年 3 月 27 日。

²¹⁶ 与保密的联合国消息人士举行的会议，2023 年 3 月 27 日。

²¹⁷ 调解人还与 B13 的副手 Noubakive Assane (别名 Monde)进行了几次交谈(见附件 33)。

斯 B13” 签署，第二份日期为 2022 年 12 月 16 日，也由 B13 签署，但由“中非国家联盟党主席努尔德·格雷加扎授权”签署。²¹⁸

175. 在 2019 年 5 月中非国家联盟党成立后，专家组对努尔德·格雷加扎的身份进行了广泛调查。2019 年 8 月和 10 月，班吉和比劳的古拉族代表告诉专家小组，比劳一名古拉族宪兵的儿子努尔德·格雷加扎和一名班达族妇女于 1990 年代中期离开中非共和国，前往法国生活(见 S/2019/930，附件 3.8)。虽然中非国家联盟党是当地一个有组织的武装团体，但其主席的身份仍不清楚。有些人甚至质疑努尔德·格雷加扎的存在，他似乎只是一个傀儡，在当地少有或没有权力(同上)。

176. 从 2022 年 11 月 11 日至 2022 年 12 月中旬，努尔德·格雷加扎似乎是决定 3 名人质命运的领导人。在与联合国调解小组的日常电话中，B13 称格雷加扎为他“在法国的老板”。B13 给人的印象是，他在作出与人质有关的决定之前与格雷加扎进行了磋商。

177. 2022 年 11 月 28 日，专家组与一名保密消息人士交谈，该消息人士说，2022 年 11 月 11 日，B13 在恩迪法逮捕并讯问那两名项目署工作人员和工程部雇员后，打算释放他们，但随后打电话给努尔德·格雷加扎。这次通话似乎是一个转折点，此后 B13 将这三个人带到丛林深处，情况从审问变成绑架(见 S/2023/87，第 73 段)。

178. B13 告诉了调解小组一个法国手机号码，声称这个号码属于努尔德·格雷加扎。调解人在 11 月和 12 月通过这个号码与一名男子交谈了两次，假设他们是在与努尔德·格雷加扎交谈。

179. 但是经询问，调解员通过联合国从法国外交部得到的信息是，努尔德·格雷加扎在法国被监禁，无法打电话。²¹⁹ 从 2022 年 12 月下旬开始，B13 不再提努尔德·格雷加扎，并亲自牵头与调解小组进行人质谈判。²²⁰

八. 建议

180. 专家组提出以下建议：

建议安全理事会关于中非共和国的第 2127(2013)号决议所设委员会

(a) 考虑根据专家组以前根据参与性暴力和性别暴力、贩运武器和煽动暴力情况编写的案情说明，指认那些参与符合安全理事会第 2399(2018)号决议第 20 至 22 段规定并经安理会第 2648(2022)号决议延长的制裁标准的行为的个人。

²¹⁸ 关于 2019 年 5 月成立中非国家联盟党，宣布“在中非政治舞台上基本上不为人知”的努尔德·格雷加扎为该团体主席，见 S/2019/608，附件 2.7。

²¹⁹ 2019 年 9 月 25 日，法国当局代表向专家组证实，一个名叫努尔德·格雷加扎的人目前因谋杀罪被拘禁。

²²⁰ 从 1 月 6 日起，专家组每周给这个法国的手机号码打电话。所有电话都直接转到了自动语音信箱。

(b) 鼓励接受国中非共和国或供应国苏丹和俄罗斯联邦，酌情就以往违反武器禁运(见第 98-103 段和 S/2023/87，第 41-49 段)或不遵守(见第 104-107 段)通知和豁免程序向中非共和国安全部队供应的所有武器弹药、军用车辆和装备以及提供的相关援助，提交新的或经修正的事后通知或豁免请求。

(c) 鼓励中非共和国政府允许中非稳定团恢复在通知情况下使用无人机，并重新安装固定在班吉姆波科国际机场控制塔上的高性能摄像机，以便根据第 2659(2022)号决议履行保护平民和执行武器禁运等任务。

(d) 鼓励中非共和国政府和苏丹政府就 2023 年 12 月 28 日在比劳举行的双边安全会议的成果发表正式声明或通报，包括澄清适用的法律框架并提及 2005 年《三方协议》。

(e) 鼓励乍得政府和中非共和国政府继续就重新开放共同边境进行高级别讨论，随后在两国联合跨境委员会框架内处理跨境季节性游牧问题。

建议安全理事会

(f) 在就进一步修改武器禁运作出决定时，考虑到中非共和国继续不遵守豁免和通知规定的情况。

Annex 1: 20 July 2022 CPC Appointment notice

Coalition des Patriotes
Pour le Changement
Coordination Générale
Coordination Militaire
Etat-major Général
Secrétariat Général



République
Centrafricaine
Unité-Dignité-Travail

N°013./CPC/CG/CM/EMG/SG/022

NOTE DE NOMINATION

Portant nomination, le **Coordonnateur Militaire, Chef d'Etat-major de la Coalition C.P.C,**
le **Général d'Armée Ali Darassa Mahamat**, nomme

- > Chef de Colonne, **Général Anour Adam**
- > Premier Adjoint Chef de Colonne, **Général Ousman Mahamat Haraka**
- > Deuxième Adjoint Chef de Colonne, **Général Mahamat Déya**
- > Conseiller-1, **Oumar Ousman**
- > Conseiller-2, **Salleh Mahamat**
- > Conseiller-3, **Idriss Abdoulaye.**

Poste de responsabilité: La **Première Colonne Ndélé.**

Zone de responsabilité: **Préfecture de Bamingui-Bangoran (Ndélé).**

En foi de quoi, la présente note est délivrée pour servir et valoir ce que de droit.

NB: Art.1 : Ils sont chargés de la sécurité de la dite zon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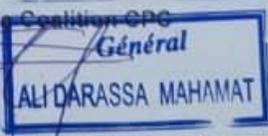
Art.2 : Ils sont chargés d'entretenir de très bonne relation avec les autorités locales et confessionnelles.

Art.3 : Ils sont chargés de veiller à la libre circulation des personnes, des biens et des organisations humanitaires en particulier des agriculteurs et éleveurs.

Art.4 : Ils sont ordonnés à communiquer et rendre compte directement au **Coordonnateur Militaire, Chef d'Etat-major de la Coalition C.P.C,** chaque deux (2) semaine.

Fait le, 20 Juillet 2022

Le **Coordonnateur Militaire, Chef d'Etat-major**

Général
ALI DARASSA MAHAMAT
Général d'Armée Ali Darassa Mahama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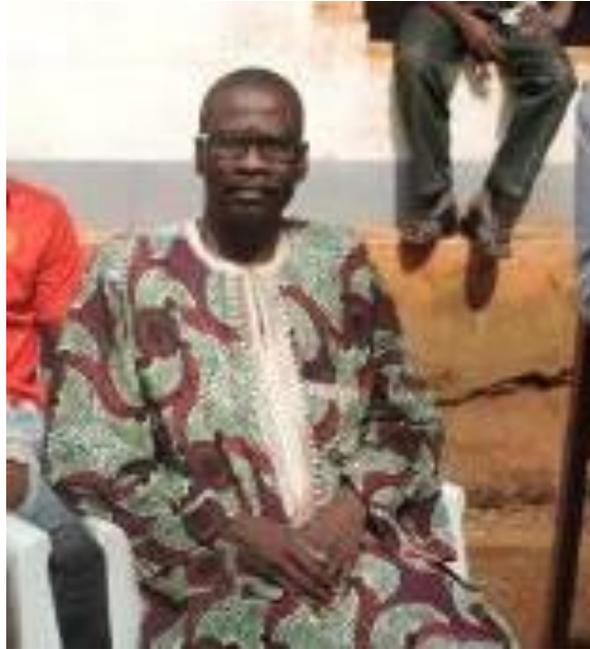
Tel:+23672556628 +23672567473

Annex 2: Tom Adam alias “Ben Laden” and Mahamat Deya

Tom Adam



On 15 February 2023 (video)



On 3 July 2014 (S/2014/762, annex 9)

Mahamat Deya



On 15 February 2023 (video)

Annex 3: Sudanese militia, Mahamat Deya and Issa “Policier”



Ali Abd-Al-Rahman



General Moussa Ngir



Issa el Messiya



General Habib



Abu Djazam or Ghazam



not identified



Mahamat Deya



Issa “Policier”

Annex 4: UPC addressing and moving with FACA hostages in late March 2023



Annex 5: Draft CPC demands for the release of FACA hostages**Les revendications de la CPC en vue de la libération des prisonniers Faca**

- 1-le départ des mercenaires russes de Wagner du territoire centrafricain.
- 2-la libération de tous les combattants de la CPC fait prisonniers par le gouvernement sur tout l'étendue du territoire centrafricain.
- 3-la libération de tous les civils innocents détenues arbitrairement dans les prisons a Bangui et dans les provinces pour des soit disant complicité avec la CPC.
- 4-Le gouvernement centrafricain doit laisser les ONG nationale et internationale tel que CICR et MSF soigner les blessés de guerre en toute liberté comme l'indique la convention de Genève.
- 5-le gouvernement centrafricain doit instruire les soldats Faca et les mercenaires russes de Wagner de cesser les attestations arbitraire, les pillages, Les raquettes sur les barrières pour défaut de pièces d'identités, les vols et violes des civils innocents a Bangui et en province.
- 6-le gouvernement centrafricain doit instruire a ces Faca et ces mercenaires russes de Wagner de cesser les exactions contre les civils dans les marchés et les chantiers et de laisser la population civile vaquer à leurs occupations en toute liberté, surtout en province.
- 7-la coordination militaire demande au gouvernement centrafricain de faciliter l'obtention des pièces administratives au Population civile en particulier musulmanes.
- 8-le gouvernement centrafricain doit instruire ces Faca et les mercenaires russes de Wagner de laisser les ONG nationale et internationale accéder aux personnes déplacées dans les provinces en toute liberté.
- 9-la coordination militaire demande des dommages et la prise en charge des prisonniers et blessés de guerre.
- 10-la coordination militaire exige que l'échange s'effectue dans un endroit neutre de son choix.

Ci-joint : la liste des combattants de la CPC détenues par le gouvernement centrafricain :

- 1-Mansour Mahamat
- 2-Saleh Moudjirou
- 3-Aliou bi Mamadou
- 4-Yaya Abakar
- 5-Issa Mahamat
- 6-Ibrahim Adam
- 7-Diar Tom
- 8-Hisseine Ibrahim
- 9-Chouaibou Alhadji
- 10-Oumar Moussa
- 11-Dahbo Alhadji
- 12-Moussa Mahamat
- 13-Abdoulaye Mahamat
- 14-Ismail Mahamat
- 15-Ahmat Bello
- 16-Mahamat about
- 17-Amat Mboula
- 18 Abdoulaye Garba (moudalah)
- 19-Hissen Abakar
- 20-Nassour Amine
- 21Ahmet Issa
- 22-Moussa Mberio
- 23-Ahmad Haroune
- 24-Moustapha Mahamat

25-Abdelahi Adam Saleh	51-Alkassim youniss
26-Ismaël Issa	52-Fatouma Yahya
27-Tidjani Hamid	53- Hamadou Nouhou
28-Mahamat Saleh Hassan	54- Abdoulaye Issa
29-Abdoulaye Djibrine	55- Hamadou Issa
30-Youssouf Ahmad Rakis	56- Ibrahim Daoud
31-Mahamat Youssouf	57-Djoubairou Mahamat
32-Ahmad Youssouf Basketteur	58- <i>Adamou Jibo</i>
33-Imam Ali	59- Ibrahim Most Moussa
34-Abdoulaye Adam	60- Salihou Djibrila
35-Abdoul Karim Ali	61- Oumarou Ardo
36-Adam Ali	62-Lt NAM- INGUINA
37-Abaza Ali	63-Lt ENDJIMAGOA Giscard
38-Ahmad Idriss	64-Sergent SAMY Urbain
39-Adam Youssouf	65-Sergent OROFEI Patrice
40-Ahmad Epaïss	66-OROFEI Jean Noël (CCS)
41-Hissen Deya	67 C/c KOSSI Freddy
42-Ndodé Rizigala	68-C/c DOGO Oscar
43-Djamaldine Moussa	69-WAKANAM Joseph Pino
44-Abdel Kader Dodo	70-AZOUNDANGA Maxime
45-Youssouf Ibrahim	71-Ibrahim INYHO
46-Ahmat Abakar	72-Ibrahim Arsène
47-Mahamat Laskony	73-DANIWEL Saitoua DEBANKOA
48-Mahamat Choua	74-YEBELINA BENGUEA Alpha
49-Brahim Defallah	75-BALEDJORO Grâce à Dieu
50-Ahmat Idirss Alkass	76-NGAIBONA Dieudonné

- 77-NGAIBONA Rodrigue
- 78-TOUABONA Passi
- 79-WANFIO Théophile
- 80- GANSEDE Bruno
- 81-REMADEMAM Elvis
- 82-NDO Adolphe
- 83-OUEBOZOUNNA Emmanuel
- 84-BERE Faustin
- 85-BONDO Fulbert
- 86-BROBE Jonathan
- 87-BALAWA Félix
- 88-KOSSI Théophile
- 89-OUMAR ANDALLA
- 90-ALIMANE WADALGONI
- 91-ALKHASSE
- 92-HASSIM HASSAN
- 93-ABDOULAYE ABDOUBOU
- 94-YOUSSOUF MAHAMAT
- 95-Daoud Andy
- 96-Abdoulaye Souleymane Rabo

NB : le chef d'état major général enverrai un document signé en bonne et due forme dès que les revendications sont acceptées.

Fait à Sikekedé le 15 Mars 2023

Annex 6: CPC communique announcing the release of FACA hostages

COALITION DES PATRIOTES
POUR LE CHANGEMENT

COORDINATION GENERALE

COORDINATION MILITAIRE

N° 004 / CPC/CG/CM/



REPUBLIQUE CENTRAFRICAINE

Unité – Dignité – Travail

COMMUNIQUÉ DE PRESSE

CE jour ,mardi 04 Avril 2023, la Coalition des Patriotes pour le Changement (CPC) par la voix du porte parole militaire du chef d'état major, à travers le présent communiqué, informer l'opinion nationale et internationale de sa décision volontaire et unilatérale de libérer les vingt (20) militaires des forces Armées Centrafricaines (FACA) faits prisonniers depuis le 14 Février 2023 suite aux combats acharnés dans les villages de Sikekedé et Ndah.

Tandis que la Coalition des Patriotes pour le Changement (CPC) avait ouvert des négociations, pour la libération de ces militaires, avec le Comité International de la Croix Rouge (CICR) et le gouvernement de M. Touadéra voulait faire passer ces derniers par pertes et profits en refusant toutes négociations mais privilégiant en toute irresponsabilité le langage des armes. Touadéra voulait les voir morts plutôt que vivant afin d'accuser la CPC de crimes et de discréditer son combat. C'est ainsi qu'une colonne de sept (7) véhicules s'étaient rendue dans les villages précités pour une expédition punitive, pillant, rackettant et dépouillant la population de ses biens : bétails, semences, vivres et liquidités. Pire, les avions et hélicoptères des mercenaires de Wagner décollèrent de Bangui et Ndélé pour bombarder régulièrement et aveuglément les villages de Ndah, Ndiffa et Melé. La CPC avait réclamé une enquête internationale sur ces crimes de guerre commis par les mercenaires de Wagner.

Le silence assourdissant du Président Touadéra, ci-devant Chef Suprême des Armées ainsi que celui de son Ministre de la Défense montrent le peu d'intérêt sinon le mépris total que ces derniers ont pour les militaires enrôlés à la va vite pour combattre dans le but de sauver le fauteuil du Président. Une fois envoyés sur le théâtre des opérations, ces militaires FACA sont abandonnés à eux mêmes, sans moyens financiers et logistiques ni suffisamment armés pour faire face à des combattants de la CPC très aguerris. Ce n'est pas non plus le communiqué insipide et laconique du Chef d'Etat Major des Armées qui plaidera en faveur de la libération de ces militaires malgré les appels du pied fait à la Communauté Internationale pour voler au secours du gouvernemen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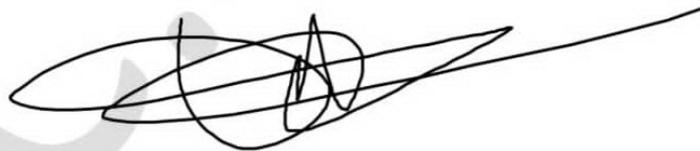
Les récents décrets pris par le Président Touadéra, nommant des officiers supérieurs et des officiers généraux de l'armée dans les départements ministériels comme chargés de mission en matière de défense, montrent sa vision étriquée de l'armée républicaine tout en galvaudant la mission de celle-ci. Où le Président Touadéra veut-il mener notre Armée Nationale ? Veut-il la transformer en une armée mexicaine ?

Compte tenu du refus du Président Touadéra, Chef Suprême des Armées, d'assumer sa fonction de chef militaire en s'impliquant personnellement dans la libération de ces militaires FACA, la CPC a décidé de libérer tout simplement ses frères militaires centrafricains dont elle a pris soin depuis le début de leur captivité en février dernier. En présence du représentant du CICR, la Coalition des Patriotes pour le Changement (CPC) remet ses anciens détenus sous leurs responsabilités. La liste de ces derniers se trouve en annexe dudit communiqué.

Elle exhorte les frères FACA en activité à cesser de combattre aux côtés des mercenaires russes et de la rejoindre. Ensemble, nous bouterons du Centrafrique les fossoyeurs de la République et les ennemis de la Paix.

Fait à SIKEKEDE, le 04 Avril 2023

Le Porte-parole militaire



Mamadou KOURA.

Annex 7: Release of hostages showing Ali Ousta and Mahamat Deya



Ali Ousta



Mahamat Deya

Annex 8: Cameroonian soldiers questioning Central African militiamen near Besson



Annex 9: UPC spillover to the Democratic Republic of Congo

One incident was reported to have occurred on 3 October 2022 some 20 kilometres from Niangara (Haut-Uele Province). Fighting occurred between UPC elements accompanying transhumance and the local population following the shooting of one of their animals by a local hunter. One UPC element was reportedly killed with a 12 mm calibre hunting rifle.¹ Pro and anti-government factions of UPC, under “General” Hassan Guendero (S/2021/569, para. 41) and a “Colonel” Lichal respectively, blamed each other for entering the DRC and causing the incident.²

A year before, at the end of October 2021, there had been another incident, with one UPC Colonel losing a leg after exchanging fire with the DRC armed forces. He was admitted to a hospital in Buta.³



UPC colonel admitted to hospital in Buta (DRC)

¹ Communication from UPC representatives received on 4 October 2022; confidential civil society reports, 4 and 7 October 2022.

² Communication from UPC representatives received on 4 October 2022.

³ Ibid.

Annex 10: UPC proliferation in southeastern CAR giving rise to a new Zande ethnic militia

The period under review was strongly marked by the emergence of a self-defence group in the sub-prefectures of Bambouti and Obo, in the Haut-Mbomou prefecture: AZANDE ANI KPI GBE. It is composed primarily of elements of the Zande ethnic group, which is scattered throughout the sub-region, in Southern Sudan, Uganda, the northeast of the Democratic Republic of Congo and the southeast of the Central African Republic (Mbomou and Haut-Mbomou prefectur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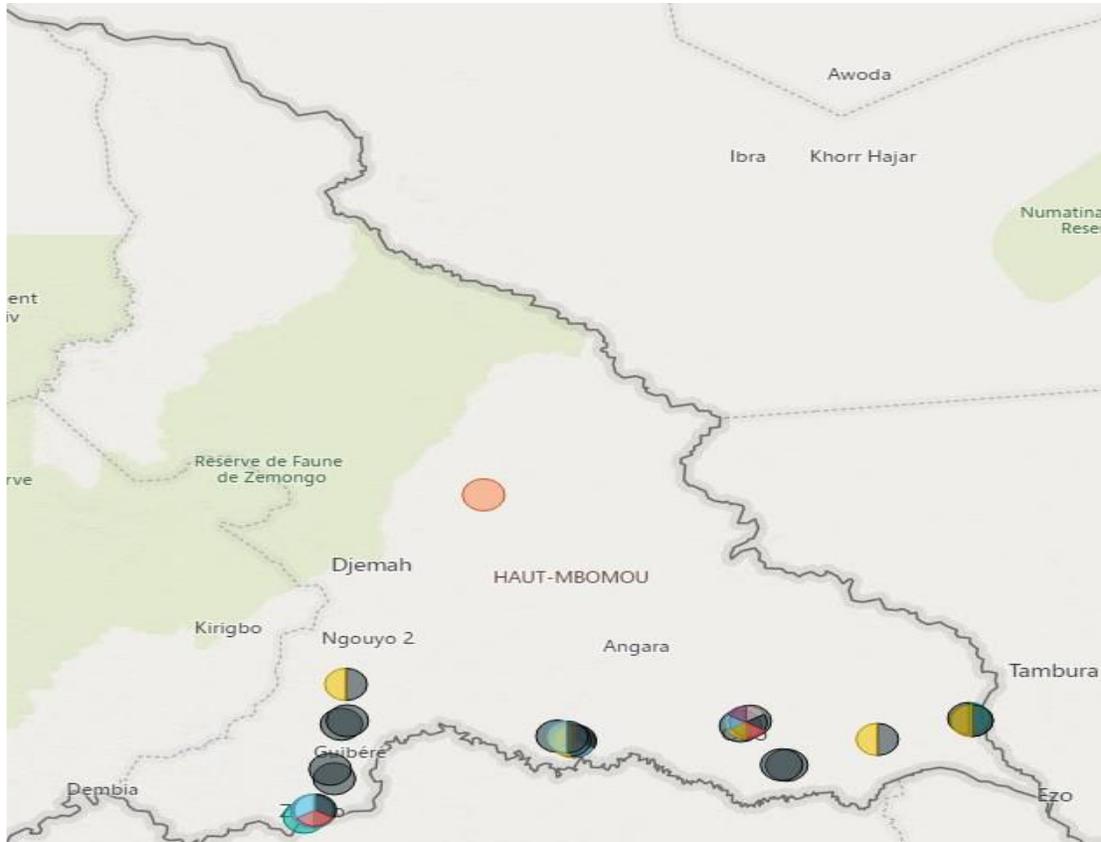


Figure 1: Security incidents in Haut-Mbomou, January-March 2023

a) Obo, chief town of the prefecture:

According to various sources, these individuals arrived in the area around 5 February. They kidnapped a team of Fulani herders (two women and four men) going from Bambouti to Mboki on 6 February. The two women were released on Sunday, 12 February while the four men remain unaccounted for. The abduction of these Fulani created tension between the Muslim Fulani community and the indigenous people in the prefecture, particularly in Bambouti and Zemio. Beginning on 3 March, the group of armed individuals carried out coordinated abductions at night in the outlying neighbourhoods of Ngouli and Niokora in the town of Obo, during which 12 youths, including six women, two of whom were minors, were abducted and forcibly recruited, and then released under circumstances that have not yet been clarified, around 7 March.

On 10 March, these armed individuals published an information note in which they indicated that they were a self-defence group called AZANDE ANI KPI GBE based in Gbazibiri, located 20 km southeast

of Obo on the Obo-Bambouti axis. According to them, their objective was to dislodge the UPC fighters from Haut-Mbomou and to demand the immediate resignation of the prefect⁴, whom they accused of colluding with the UPC. Two days later, seven kilometres north of Obo, on the Obo-Djema road, this self-defence group attacked a group of Fulani herders and killed two of them. Their bodies were recovered on 13 March and buried in Obo. This incident provoked fear among the Muslim population, who planned to leave Obo and move to Mboki or Zemio.

On 15 March, five kilometres north of Obo on the Obo-Djema road, the AZANDE ANI KPI GBE militia attacked a Fulani herders' camp consisting of two men, three women, and ten children, including five boys and five girls. One of the men was found shot and had his throat slit on 18 March, while the other is still missing. The attackers also looted the herders' livestock. On 27 March, eight kilometres from Obo on the Obo-Mboki road, four civilians, including three boys and a 47-year-old woman, were attacked by this vigilante group before being released. Their two motorcycles were confiscated.

On 15 March in Bangui, the five deputies from Haut Mbomou (Obo 1 and 2 Bambouti, Zemio, and Djema) issued a statement denouncing what they perceived to be allegations made by the prefect of Haut Mbomou via the media, accusing them of not only fomenting the recent security incidents in Haut Mbomou but also of being behind the creation of the new self-defence group. In addition, they stated that the prefect had always been accused by the population of colluding with UPC elements for selfish, personal interests. On the same day, the acting prefect in Obo denounced the vigilante group and its agenda, which risks plunging the entire prefecture into chaos. He also pointed to the complicity of neighbourhood and village leaders, following their apparent reluctance to share information about the forced and voluntary enrolment of youth into the militia.

b) Bambouti:

On 25 January, elements of the Ali Darassa faction of the UPC, led locally by Ahmat Petit, kidnapped the sister of the Mayor of Bambouti, accusing her of having transferred funds in the amount of approximately \$USD 5,800 to South Sudan to recruit South Sudanese mercenaries to attack the UPC base in Bambouti. The victim was released on 1 February for a ransom of FCFA 500,000. On 15 March, a group of South Sudanese youths, led by Emanuel Gangura Korobong, launched a coordinated attack with the AZANDE ANI KPI GBE self-defence group against UPC fighters in Bambouti. Clashes began shortly before 5:30 a.m. and continued until 9 a.m. According to local sources fighting continued in the bush when UPC/CPC fighters retreated toward Mboki. The self-defence group controls the town of Bambouti and warns that operations will continue in Mboki in the coming weeks. These clashes are believed to have displaced people to localities on the border with South Sudan, as the lack of communications means that the outcome of these clashes remains unknown.

c) Zemio:

Two unidentified individuals on a motorcycle armed with an AK47 rifle committed several acts of robbery and theft on the Zemio-Rafai road. On 6 February, these individuals arrested shopkeepers in the village of Bema (20 km west of Zemio) and the passengers of another truck on 10 February in the village of Tabane (25 km west of Zemio). On 23 February, one of the two armed individuals voluntarily

⁴ See <https://www.radiondekeluka.org/actualites/securite/40143-centrafrique-une-milice-locale-exige-la-demission-du-prefet-du-haut-mbomou.html>

surrendered to local authorities in Zemio, while his accomplice was apprehended by the people of Tabane-1 (20 km west of Zemio) on 12 March,. He is currently in the hands of former UPC combatants.

On 18 March, local sources reported that 26 fighters from the pro-government wing of the UPC arrived and established a checkpoint at Banagui (65 km north of Zemio) on the Zemio-Djemah axis. According to the same sources, these fighters collected illegal taxes from road users, including the sum of FCFA 7,000 extorted from motorcycles rented by the Zemio hospital to transport medicines to Djemah.

d) M'boki:

On 25 January, in Mboki, (75 km west of OBO), the pro-Government wing of UPC,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Hassane Bouba, and represented locally by Hasssan Guenderou, took control of the town.⁵ The movement of armed elements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Ahmat Petit from Bambouti and the bush continued until 31 January. On 9 February, the group seized two trucks belonging to the NGO AIRD, and kidnapped a UNHCR and UNDP contractor, demanding the payment of FCFA 120,000 before they were released.

On 28 March, UPC/CPC fighters of Ahmat Petit, who had left Bambouti on 23 March following their defeat against the AZANDE ANI KPI GBE militia, arrived in Mboki. They subsequently burned three huts belonging to the Mayor, her Deputy, and the Secretary General of the Mayor. This action could be considered a show of force. However, the ability of Ahmat Petit's UPC to expand its activities in M'boki is likely to remain limited given the presence of Hassan Bouba's pro-government UPC faction. Although this faction has not yet reacted to the arrival of Bambouti's UPC, the presence of two rival armed groups could lead to increased crime and tension in the short term, with devastating consequences for civilians.

⁵ Correspondence with confidential sources in Obo, 30 March 2023. In Bangui, Government sources confirmed this information, 31 March 2023.

Annex 11: 31 May 2021 communique from the CAR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COMMUNIQUE DE PRESSE DU
MINISTRE DES AFFAIRES
ETRANGERES ET DES
CENTRAFRICAINS DE L'ETRANGER

Le Gouvernement centrafricain voudrait informer l'opinion nationale et internationale d'un accrochage survenu le dimanche 30 Mai 2021 à la frontière centrafricano-tchadienne, très exactement à Mbang.

Les Forces Armées centrafricaines (FACAs) ont été attaquées, aux environs de 10 heures, par des rebelles armés de la Coalition Pour le Changement dans la localité de Mbang. Face à la riposte cinglante des FACAs à la limite de 400 mètres de la frontière menant en République du Tchad, les assaillants ont pris la fuite en direction de la République du Tchad entraînant une vive réaction des Forces Armées Tchadiennes.

La cacophonie orchestrée par les rebelles dont la plupart étaient armés et en tenue civile, a généré un malheureux malentendu entre les forces loyalistes Centrafricaines et Tchadiennes, entraînant des pertes humaines dans les deux camps.

Les Autorités Centrafricaines informées ont aussitôt initié des démarches de contact auprès des Autorités Tchadiennes à travers Madame le Ministre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 et des Centrafricains de l'Etranger auprès de son homologue tchadien.

Dans l'attente du contact sollicité par la partie centrafricaine, le Gouvernement centrafricain voudrait présenter au Gouvernement tchadien toute sa compassion face aux pertes humaines subies et saisir l'occasion pour réitérer sa détermination à travailler de concorde afin de briser les tentatives des ennemis de la paix visant à créer un climat de tension entre les deux Autorités et Peuples.

Le Gouvernement centrafricain appelle à la recherche d'une solution pacifique de ce tragique événement pour ne point donner raison à nos ennemis communs. A cet effet, le Gouvernement informe que les Autorités tchadiennes ont été saisies ce jour par l'intermédiaire de l'Ambassade centrafricaine à Ndjaména afin de la mise en place d'une mission d'enquête conjointe.

Face aux ennemis de la Paix, les liens de fraternité entre République Centrafricaine et la République du Tchad resteront solide et vecteur de paix.

Bangui le
Le Ministre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
et des Centrafricains de l'Etranger
Julie BAPO TEMON



Annex 12: 30 May 2021 communique from the Chadian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RÉPUBLIQUE DU TCHAD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de l'Intégration Africaine et des
Tchadiens de l'Étranger*



جمهورية تشاد
وزارة لشؤون الخارجية والتكامل
الأفريقي والتشاد يون بالخارج

Unité - Travail - Progrès
وحدة - عمل - تقدم

COMMUNIQUE DU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Le Gouvernement de la République du Tchad tient à informer l'opinion nationale et internationale que les forces armées centrafricaines (FACA), ont attaqué, ce dimanche 30 Mai 2021, à 05 heures du matin, le poste avancé de Sourou, en territoire tchadien, non loin de la localité de MBERÉ, et à proximité de la frontière centrafricaine. Ce poste était tenu par douze (12) éléments détachés de forces de défense et de sécurité tchadiennes.

Les assaillants lourdement armés ont tué un (01) soldat tchadien, en ont blessé 5, et cinq (05) autres ont été enlevés pour être ensuite exécutés à Mbang du côté centrafricain. Le Directeur Général de la Gendarmerie centrafricaine a saisi l'Ambassade du Tchad à Bangui pour que les autorités tchadiennes récupèrent auprès du chef de village de Mbang les dépouilles de cinq (05) soldats tchadiens faits prisonniers et exécutés par l'armée centrafricaine. Ce crime de guerre d'une gravité extrême et cette attaque meurtrière préméditée, planifiée et opérée à l'intérieur du Tchad, dont seul le gouvernement centrafricain en connaît les raisons, ne sauraient restés impunis.

Le Tchad tient le gouvernement centrafricain entièrement responsable des conséquences de cette agression caractérisée que rien ne justifie au moment où les deux pays cherchent à mutualiser leurs efforts pour relever les défis sécuritaires communs et à renforcer la coopération bilatérale comme l'atteste la tenue à N'Djamena, au mois de décembre 2019, de la dernière Commission mixte Tchad-RCA. Le Tchad prend à témoin la communauté internationale, notamment la MINUSCA, l'Union Africaine et la CEEAC, de cette grave agression dont il est la c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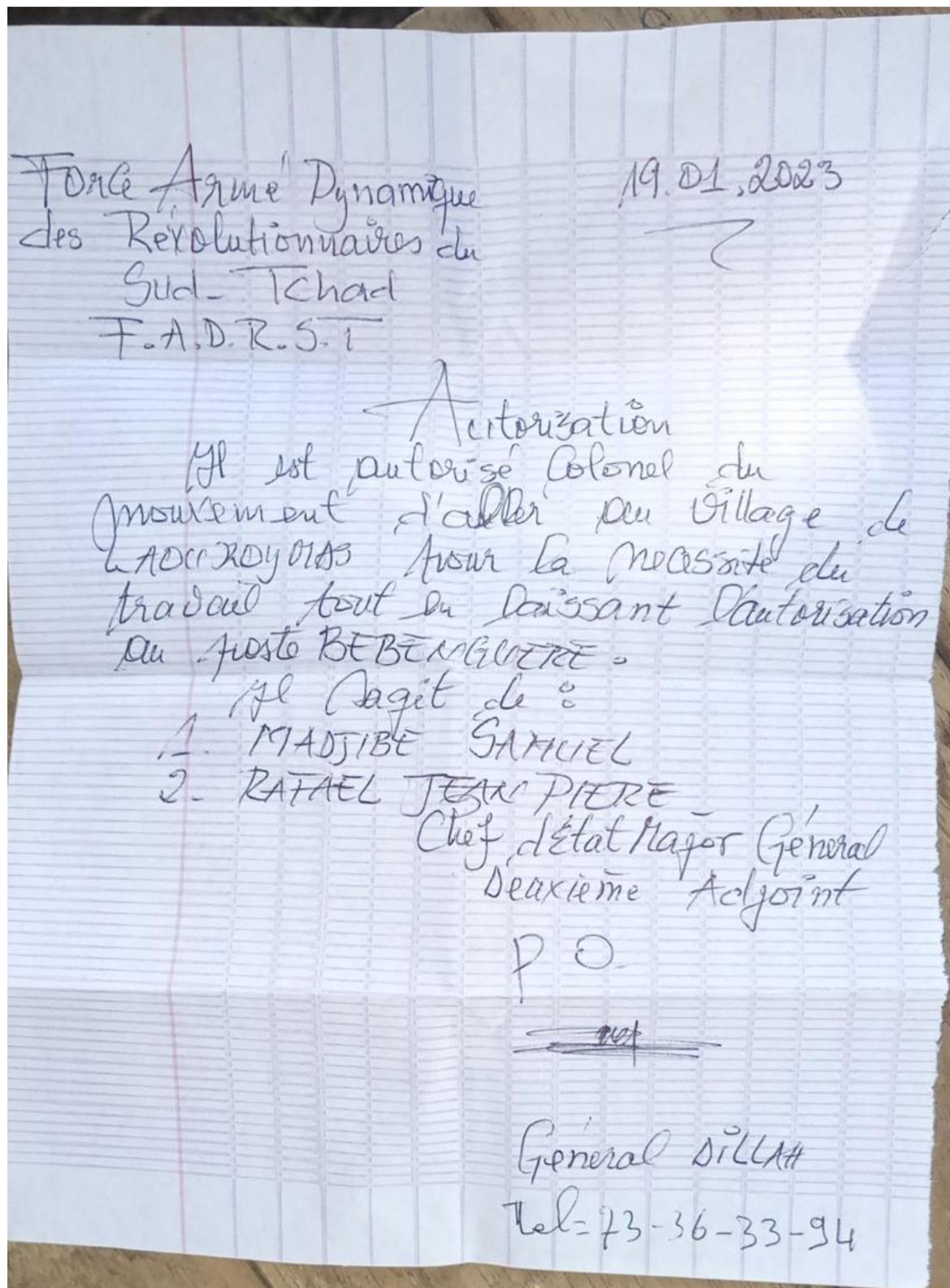
Fait à N'Djamena, le 30 Mai 2021

Le Minist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de l'Intégration
Africaine et des Tchadiens de l'Étranger



L'AMB. CHERIF MAHAMAT ZENE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de l'Intégration Africaine, et des Tchadiens de l'Étranger

Annex 13: Mission order for FADRST elements to move to a village via its post in Bebenguere

Annex 14: Photograph of SIRIRI coalition forces, encircling Abdel Shakour



Annex 15: Decision HCC Radio Lengo Sango




HAUT CONSEIL DE LA COMMUNICATION
 ..*.*.*
PRÉSIDENCE
 ..*.*.*
RAPPORTEUR GENERAL
 ..*.*.*

REPUBLIQUE CENTRAFRICAINE
 Unité – Dignité – Travail
 ..*.*.*

DECISION N° 15/HCC/P/RG/22

PORTANT SANCTION DE LA RADIO LENGO SONGO
 ..*.*.*

LE PRESIDENT DU HAUT CONSEIL DE LA COMMUNICATION

Vu la Constitution du 30 Mars 2016 de la République Centrafricaine ;
Vu la Loi N°17.006 du 15 Février 2017, portant composition, organisation et fonctionnement du Haut Conseil de la Communication ;
Vu la Loi N° 20.027 du 21 décembre 2020, relative à la liberté de la communication en République Centrafricaine ;
Vu le Décret N°16.0218 du 30 mars 2016, portant promulgation de la Constitution de la République Centrafricaine ;
Vu le Décret N° 17.110 du 22 mars 2017, entérinant la désignation des membres du Haut Conseil de la Communication ;
Vu le Décret N°17.188 du 06 mai 2017, complétant les dispositions du Décret N°17.110 du 22 mars 2017 entérinant la désignation de membres du Haut Conseil de la Communication ;
Vu le Décret N°17.137 du 15 avril 2017, entérinant l'élection des membres du Bureau du Haut Conseil de la Communication ;
Vu le Décret N°17.179 du 05 mai 2017, entérinant le Règlement Intérieur du Haut Conseil de la Communication ;
Vu le Décret N°18.207 du 03 août 2018, portant désignation d'un membre du Bureau du Haut Conseil de la Communication ;
Vu le compte rendu de l'Assemblée Plénière des Hauts Conseillers du 09 novembre 2021.

SUR RAPPORT DU SERVICE DE MONITORING DU HAUT CONSEIL DE LA COMMUNICATION

Page 1 sur 2

L'ASSEMBLEE PLENIERE DU HAUT CONSEIL
DE LA COMMUNICATION ENTENDUE

DECIDE

Article 1^{er} : En application des dispositions de l'article 169 de la Loi N° 20.027 du 21 décembre 2020, relative à la liberté de la communication en République centrafricaine, un avertissement est infligé à la « **Radio Lengo Songo** ».

Motif :

- Récidive dans la diffusion de messages incitant à la haine et à la violence.

Article 2 : Toute récidive dans le non-respect des règles d'éthique et de la déontologie du journalisme par la **Radio Lengo Songo**, exposera celle-ci à d'autres sanctions plus sévères prévues par les textes en vigueur.

Article 3 : La présente décision qui prend effet à compter de la date de sa signature, sera publiée au Journal Officiel.

Bangui, le 07 MARS 2022



Annex 16: Toyota Land Cruiser in the custody of MINUSCA, Birao from January 2021-2 January 2023 BIRAO

MAKE: TOYOTA LAND CRUISER
MODEL: AG V8 (ARMOURED)
COLOR: BLACK
TYPE: STATION WAGON LEFT HAND DRIVE
MODEL NO: URJ202L-GNTVKW
YEAR OF MAKE: 2016



Annex 17: 2 January 2023 discharge note by the Prefect of the Vakaga Prefecture

DECHARGE

Je soussigné L/Colonel Léonard MBELE reconnais avoir récupéré le véhicule LAND Cruiser V8 de couleur noire basé à la MINUSCA depuis plus de deux ans sur instruction du Ministre de l'Administration du Territoire Monsieur YAPANDE pour nécessité de service ce jour 02/01/2023 pour me

La présente décharge a été établie pour servir et valoir ce que de droit.

Fait à Birao le 02/01/2023

Le Prefet



L/c Léonard MBELE

MAKE: TOYOTA LANDCRUISER

MODEL: AE V8 (ARMORED)

VIN NO: JTMHX02J909115757

COLOUR: BLACK

TYPE: STATION WAGON

MODEL NO: 2QJ2026-GNTVKW

YEAR OF MAKE 2016

Fait le 02/01/2023.

Le Prefet


Léonard MBELE

Annex 18: Belarussian registration certificate for the Ilyushin IL-76TD cargo aircraft (MSN: 83485561) as EW-510TH, currently registered in the CAR as TL-KMZ

		Регистрационный номер Register № 510	
РЕСПУБЛИКА БЕЛАРУСЬ REPUBLIC OF BELARUS 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транспорта и коммуникаций Департамент по авиации Ministry of transport and communications Department of aviation РЕГИСТРАЦИОННОЕ УДОСТОВЕРЕНИЕ CERTIFICATE OF REGISTRATION			
1.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и регистрационный знаки Nationality and registration marks EW-510TH		2. Изготовитель и обозначение воздушного судна изготовителем Manufacturer and manufacturer's designation of aircraft ТАПО Ил-76ТД ТАРА И-76ТД	
		3. Серийный номер Serial number (6501) 0083485561 3а. Дата изготовления Manufacture date 31.05.1988	
4. Владелец Name of owner	ООО «Пилигрим» "Pilgrim" LLC	4а. Эксплуатант Operator Airlines	Авиакомпания Трансaviaэкспорт Transaviaexport Airlines
5. Адрес владельца Address of owner	Российская Федерация, г. Воронеж Voronezh, Russian	5а. Адрес эксплуатанта Address of operator	Республика Беларусь, г. Минск Republic of Belarus, Minsk
6. Настоящим удостоверяется, что вышеупомянутое воздушное судно занесено в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реестр гражданских воздушных судов Республики Беларусь в соответствии с Конвенцией 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гражданской авиации от 7 декабря 1944 г. и Воздушным кодексом Республики Беларусь. It is hereby certified that the above described aircraft has been duly entered on the State register of civil aircraft of the Republic of Belaru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 dated December 7, 1944 and with the Air code of the Republic of Belarus.			
Дата выдачи Date of issue	22.02.2018	Подпись Signature	В.Б.Костин V. Kostin Директор Director

Annex 19: Ilyushin IL-76TD cargo aircraft registered in the CAR as TL-LIZ at Bangui M'poko International Airport on 7 February 2023.



Annex 20: Cessna 182T at Bangui M'poko International Airport on 12 March 2023.



Annex 21: Chekan-type vehicles in Ndassima in the main Ndassima processing compound from satellite imagery in March 2022, (6°11'1.87"N, 20°42'36.68"E)



Annex 22: “Chekan” type vehicles passing through Birao from Sudan on their way to Ndassima on 30 March 2021



Annex 23: Drone image of the compound formerly belonging to Mahamat Al-Khatim with a “Chekan” type vehicle parked inside



Annex 24: Images of recovered home-built drone allegedly used in an attack on the Russian instructors' base in Ndele on 21 January 2023, and its alleged impact





Annex 25: 3 February 2023 CAR Minister of Defence circular notice suspending non-state drone use

MINISTÈRE DE LA DÉFENSE NATIONALE
 ET DE LA RECONSTRUCTION DE L'ARMÉE

 DIRECTION DE C A B I N E T

 SECRETARIAT PARTICULIER

 N° D10 /MDNRA/DIRCAB/SP


 REPUBLIQUE CENTRAFRICAINE
 Unité - Dignité - Travail

Bangui le, 03 FEV 2023

NOTE CIRCULAIRE

Objet : Suspension des vols de drones dans l'espace aérien centrafricain

A travers l'autorisation de survol et d'atterrissage, il s'agit avant tout de redonner à l'Etat la capacité de rétablir son autorité sur l'ensemble de l'espace aérien de notre territoire. Si depuis plusieurs années, le Ministère de la Défense Nationale et de la Reconstruction de l'Armée délivrait promptement des autorisations pour le survol et atterrissage des aéronefs et des drones, il se trouve que depuis quelques mois, le contexte sécuritaire à évoluer.

Aussi faudrait-il rappeler que les Forces négatives en violation de notre territoire, ont porté atteinte à nos installations et équipements et tout récemment à Ndélé où la position de nos unités a été visée par des drones, occasionnant d'énormes dégâts matériel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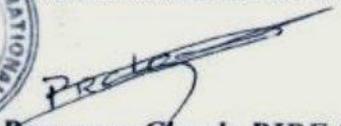
Par conséquent les vols de drones, à l'exception de ceux des Forces de Défense et de Sécurité (FDS), sont suspendus jusqu'à nouvel ordre. Toute autre demande d'autorisation quelque soit la nature, devra revêtir l'accord préalable du Ministre de la Défense Nationale avant le traitement.

Pour ce faire, je voudrais appeler l'attention de l'Autorité Nationale de l'Aviation Civile sur la délicatesse de la situation de notre pays en cette période de guerre afin que des dispositions soient prises pour faire respecter la teneur de cette correspondance.

DESTINATAIRES :

- PR/CECSA « ATCR »
- PM/CG « INFO »
- MISP
- MAEFCE
- MTAC
- DGANAC
- ASECNA
- CEMA
- DGGN
- DGPC
- CD'AA


 Ministre de la Défense Nationale
 et de la Reconstruction de l'Armée


Rameaux-Claude BIREAU

Ministère de la Défense Nationale et de la Reconstruction de l'Armée, Avenue de l'Indépendance,
 BP : 3257 Bangui-RCA. Tel : +236 21612828 +236 21613541 Email : mindefcabinet@gmail.com

Annex 26: Update on explosive ordinances in western CAR

In addition to a spree of attacks against FACA and Russian instructors bases in westerns CAR, armed groups, presumably including 3R, MPC and anti-balaka, have intensified their use of explosive devices on roads during the months of February and March to halt the progression of these forces.⁶ The Panel recorded the following incidents:

- On 6 February, two FACA elements and their moto taxi driver hit an explosive device and were all killed in Nzakoundou village 11 km southeast of Ngaoundaye (Ouham-Pende prefecture)
- On 6 February, some oxen were killed by an explosion near Bowara village 40 km southeast of Nzakoundou).
- On 7 February, a civilian truck ran over an explosive device and was damaged near Djojom village 37 km southwest of Paoua, on the Pougol Mbali axis.
- On 9 February, another commercial truck hit an explosive device and was damaged three km west of Pougol village 30 km West of Paoua while an unidentified number of civilians were injured⁷.
- On 10 February, Father Norberto Pozzi and French confrere and four central African helper hits a land mine 22 km from Bouzoum (see annex 1).⁸
- On 6 March near Dai village (21 km W of Bouar), three minors, walking in the bush, hit an explosive device which exploded.
- On 6 March three shepherds were injured by an explosive device near Yenga while grazing their cattle around Dai village (20km west of Bouar).
- On 7 March, three Russian instructors discovered and removed three land mines from a location close to Doko village along the Bocaranga-Bezere-Mann road.⁹
- On 10 April, in Bilangare ILAGARE village (61 km SW of PAOUA), a detonation of an Explosive Ordnance (EO) killed four civilians (reportedly all minors) and injured several others.¹⁰

The frequency of the presence of explosives on the main axes leading to Chad's and the Cameroonian border is increasing. Armed groups' intention is to create a high-risk zone for FACA and Russian instructors while at the same time also providing a retreat to the adjacent borders, which are relatively secure for the armed groups. Supply convoys FACA and RI are the main targets for ambushes in areas of low visibility and forest, as well as in their axes of progression.

Besides the use of conventional grenades, landmines, and other explosive devices there is persistent information that armed groups are now experimenting with the construction and planting of improvised explosive devices IEDs (See S/2023/87, Par 35).

⁶ Confidential report, 20 January 2023.

⁷ https://en.wikipedia.org/wiki/Timeline_of_the_Central_African_Republic_Civil_War#cite_note-kow-633

⁸ http://www.fides.org/en/news/73405-AFRICA_CENTRAL_AFRICA_The_condition_of_Father_Norberto_Pozzi_injured_in_a_mine_explosion

https://en.wikipedia.org/wiki/Timeline_of_the_Central_African_Republic_Civil_War#cite_note-639

⁹ Confidential report, 3 September 2023.

¹⁰ Confidential report, 12 April 2023

Annex 27: Update on Bossangoa airdropped bomb incident

In follow-up to its initial analysis on the Bossangoa bombing incident during the night of 27 to 28 November 2022 (S/2023/87, paras 31-33), the Panel analyzed additional photos and interviewed experts present at the site after the incident. From this, the following observations are made:

- The six IEDs were dropped by a military “parachute drop” (photo 1) from an unidentified aircraft at night with few or no visible landmarks. The IEDs could not be pre-positioned and deployed from the ground due to technical constraints, therefore they were dropped by air.
- The linear axis followed, and the area of the strikes (photo 2) indicated that the Russian instructors’ camp was most likely the target of the attack. The detonation of five of the six IEDs outside the target camp (photo 3) was most likely caused by an early (short) release sequence. A delay of a few seconds in release or a few thousandths of a degree shift in the aircraft’s direction would have made the IEDs hit civilian buildings in Bossangoa, potentially causing catastrophic harm to the population.
- At least four IEDs had two triggering systems: an immediate impact triggering system and a proximity triggering system. The six impact zones are lined on a South-North axis, with the same distance between craters, implying an equally regular rate. Two types of charges were observed: two with just an explosive charge and four with an explosive charge in combination with significant fragmentation.
- The nature of the charge was most likely different for these two types: homemade or mining-type explosive for impact charges and military type-high explosive for fragmentation charges.
- Most of the fragmentation shrapnel collected (photo 4) was made of 8 mm reinforcing bar meticulously cut at 3 cm in an industrial manner, probably with a press. Metallic remains of a blue-coloured canister (photo 5) stuck to the shrapnel, point to a container (of the blue diesel oil drum type) being used to contain the shrapnel.
- Collection of release strap fragments from the impact zone and the photos of the parachute extractors indicate that the devices were braked/stabilized by parachutes designed to ensure that they exploded when they reached the ground vertically.
- The preparation of the devices was meticulous and sophisticated, requiring significant material resources and technical skills.

To date, no party has claimed the air attack, and none of the testimonies collected has made it possible to identify the aircraft and assume its origin and destination, let alone indicate possible perpetrators. Neither does the nature of the IED components, allow any inference about the possible perpetrators of the attack. However, it should be emphasized that the preparation and execution of this attack required the use of significant means and specialized know-how, comparable to those of technically advanced military or paramilitary groups. It does not appear likely that any of the armed groups currently operating in CAR possess such means and know-how.

Photo1



Photo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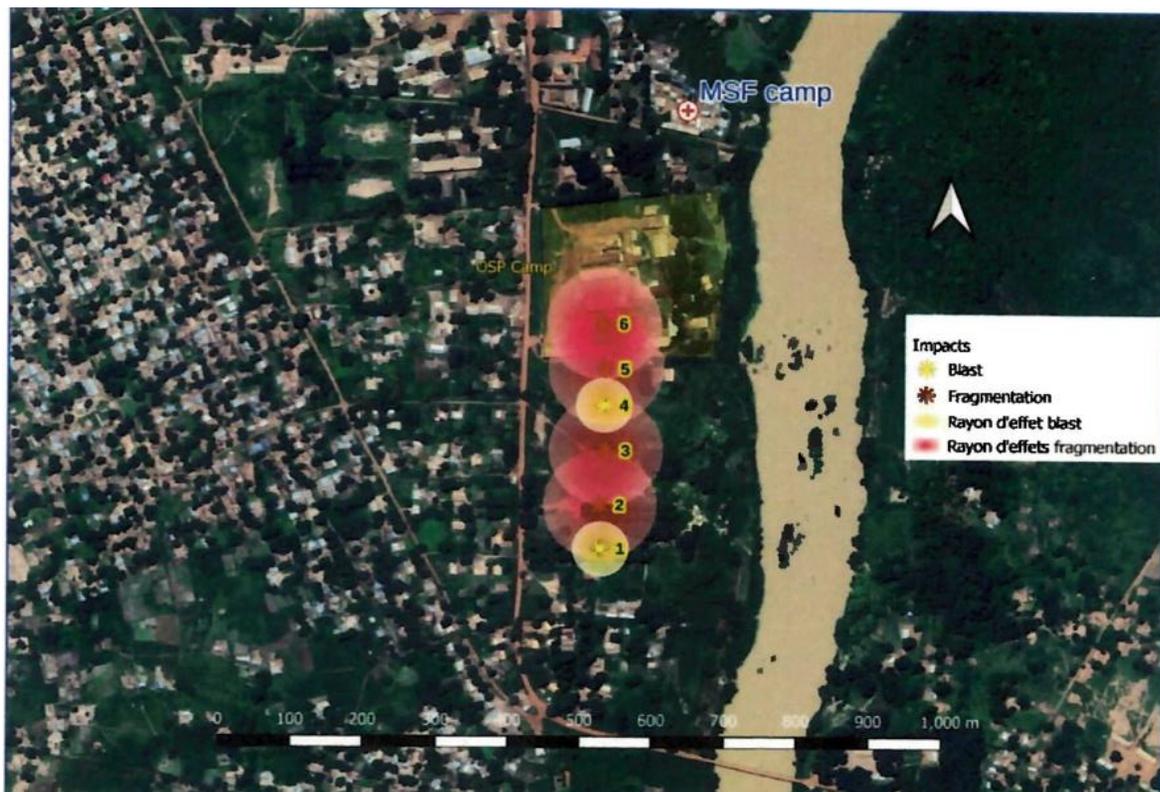


Photo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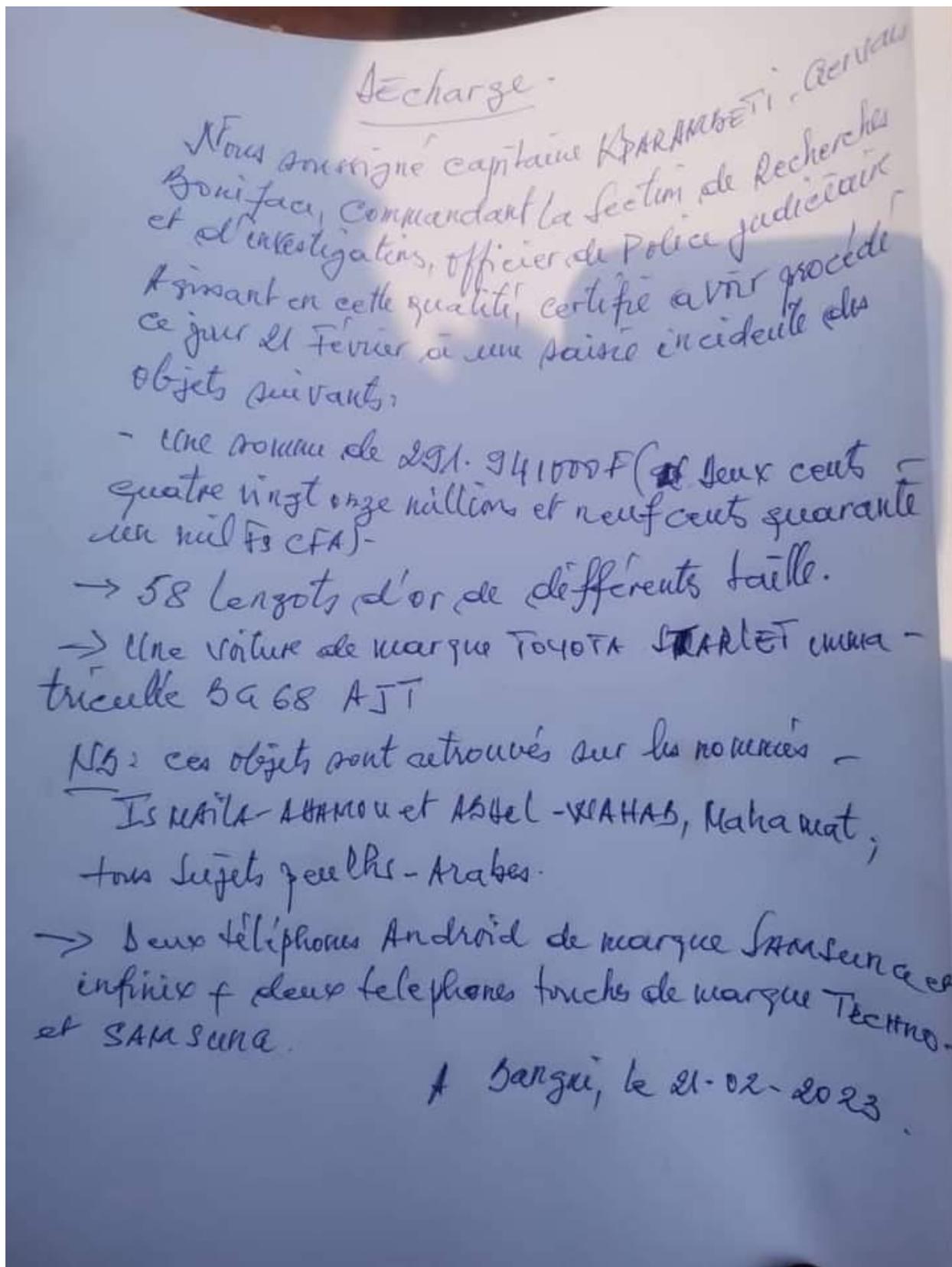
Photo4



Photo 5



Annex 28: Police discharge note for seized gold, cash and vehicle and photographs thereof





Annex 29: 13 September 2021 letter from the Minister of Defence to Badica

MINISTÈRE DE LA DÉFENSE NATIONALE
 ET DE LA RECONSTRUCTION DE L'ARMÉE

 DIRECTION DE CABINET

 SECRETARIAT PARTICULIER

 N° 359 /MDNRA/DIRCAB/SP



REPUBLIQUE CENTRAFRICAINE
 Unité - Dignité - Travail

 Bangui le, 13 SEPT 2021

Au
 Directeur Général du bureau d'Achat de Diamant
 Centrafricain
 -BANGUI-

COURRIER ARRIVEE
 ENREGISTRE LE 13 SEP. 2021
 SOUS LE N° 81

Objet: Accusé de réception

Références : Corr. n° 681/PM/DIRCAB.21 du 19 Août 2021

Monsieur le Directeur Général,

Par la lettre sus référencée, vous aviez saisi le Gouvernement Centrafricain aux fins de trouver des solutions à l'occupation illégale de vos locaux à Bria par les partenaires militaires de la Fédération de Russie.

A cet effet, voudrais-je vous informer que des dispositions sont entrain d'être prises en vue de les reloger. Par ailleurs, vous demande d'observer une patience patriotique jusqu'au dénouement de ce processu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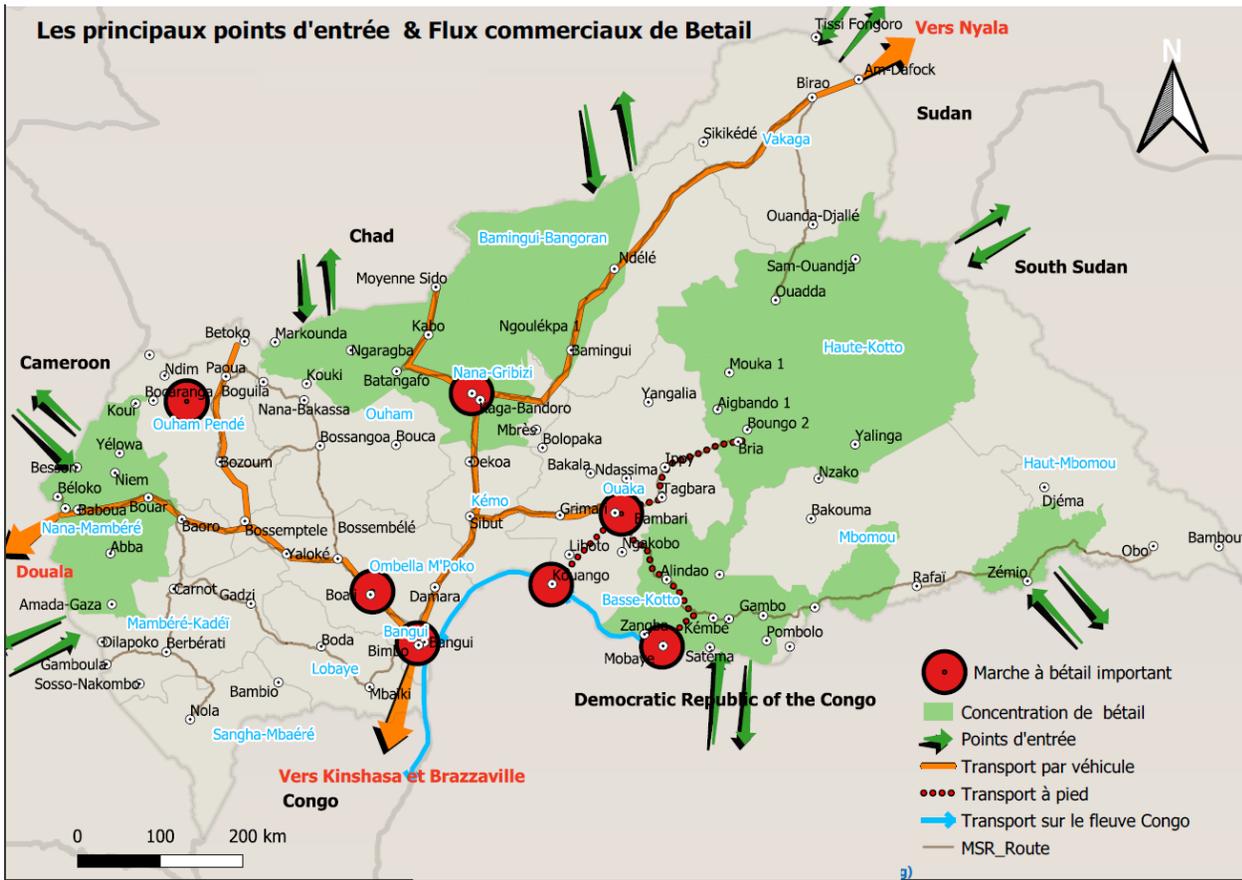
Comptant sur votre bonne compréhension, je vous prie de recevoir, Monsieur le Directeur Général, l'expression de ma parfaite considération.


*Le Ministre de la Défense Nationale
 et de la Reconstruction de l'Armée*
Rameaux-Claude BIREAU

Rameaux-Claude BIREAU

Ministère de la Défense Nationale et de la Reconstruction de l'Armée, Avenue de l'indépendance,
 BP : 3257 Bangui-RCA. Tél : +236 21615270 / +236 21613541 Email : mindefcabinet@gmail.com

Annex 30: CAR transhumance map



Annex 31: Narrative of 44-year-old Sara male civilian held hostage near Am Dafok from 20-24 October 2022 by armed Arab Misseriya elements led by Abou Kass

On 20 October 2022, a group of armed Arab Misseriya took 11 male civilians from the Sara ethnic group hostage near Am-Dafok, Vagaka prefecture, on the border between CAR and Sudan (see S/2023/87, annex 24). The hostage taking, it transpired, was an act of retaliation for an incident in Matala village 12 km east of Birao, where on 16 October 2022, two armed Misseriya driving into Matala on a stolen motorbike had been ambushed by an armed village self-defence group. In an exchange of fire one Misseriya had been shot and killed, while the other had been injured by a bullet wound near the ankle. The villagers brought the injured Misseriya to Birao, where he was detained at the Gendarmerie.

Armed Misseriya elements threatened to execute the Sara hostages unless their comrade in Birao was released. Through traditional community mechanisms, the group also demanded “diya” compensation payment for the man killed (*idem*).

On 8 February, in Am Dafok, the Panel met with one of the 11 men (born 1978) held hostage. He recalled that on 20 October 2022 at around 15h, he was with his 11 children (between 2 and 20 years old) tending to a millet field at Goba, a couple of kilometres west of Am Dafok town on the Am Dafok-Dangore axis, when 7 motorcycles with approximately 15 armed men in military uniform with their faces covered in turbans drove up to him. He did not recognize any of them. They started beating him with the butts of their guns, and he fell on the ground. His children who were working at the other end of the field, saw what was happening and ran back to Am Dafok to alert family members.

Two of the armed men tied his hands behind his back, while the others stood pointing their guns at him. They men discussed between themselves in Arabic whether or not to kill him (he speaks fluent Arabic), until one insisted that as the incident [the killing of their comrade] had happened at Matala, they should not kill him.

He was walked into the bush where they joined up with another group of armed men and more hostages. He could not recall if all the other 10, or a smaller group. Night fell and they walked north for about five hours, the hostages still with their hands tied. They reached a place called Dihin, a water hole and a camp site of the armed group. He estimated that there were about 40 armed elements in the camp.

The hostages were instructed to lay down directly on the ground within earshot of where the kidnappers sat. The kidnappers kept lamenting the loss of their comrade who had been killed in Matala, and whom they referred to as “Ali”. Every now and then, one of the kidnappers would walk over to check on the hostages. They were given water to drink, but nothing to eat. When they asked, they were given permission to go with a guard to relieve themselves, a bit away from the others. It was difficult and messy, as their hands remained tied behind their back, which was very painful.

The kidnappers mostly kept their faces covered. The hostages were not blindfolded and could speak Sara amongst themselves. The hostages all understood Arabic and could follow the daily discussions, sometimes quarrels, between the kidnappers about whether or not to kill the hostages. The kidnappers told the hostages they were waiting for the outcome of ongoing negotiations between Misseriya and Sara community leaders about the payment of diya for their killed comrade.

There were many motorcycles in the camp, and every day, some of the group members would leave the camp and others would arrive. As he understood it, they were travelling back and forth from Umm

Dukhun (a locality in Central Darfur, on the tri-border area between Chad, Sudan and CAR) to meet people and to bring supplies.

On the fourth day, 24 October, the armed group leader, Abou Kass, arrived at the Dihin camp in a 4x4 single cabin white Land Criser, mounted with a machine gun. He understood that Abou Kass had come from Nyala. Abou Kass told the hostages that the diya had been agreed, and that they would be released. From now on, Abou Kass, had said, he would have no problem with them [the hostages]. The matter was settled.

Later that day, members of the Sara “crisis and mediation committee”, which for the past days had negotiated the diya payment with Misseriya representatives, arrived at Dihin to pay “sacrifice money”. Sacrifice money, he explained, was an instalment to confirm that a community (in this case the Sara community) had agreed to pay the full diya. The sacrifice money consisted of: a bullock, 1 sac of millet (100 kg), 1 sac of onions, and 20 litres of vegetable oil.

The hostages were very weak. They had hardly eaten for four days and their arms were numb and aching. Abou Kass drove them back to Am Dafok in his pick-up.

After being released, his two wives and children were relieved, but he was “not feeling good at all”. In captivity he had been beaten, and he had lost most of the sensation in hands and arms from being tied up. He was not able to work in the fields like before. His part of the total diya, was a one-off payment equivalent of 25,000 FCFA (\$USD 42). He paid his share in mid-January, by selling one and a half sac of millet (total 150 kg) at the Um Dafuq market on the Sudanese side. It was the equivalent, he estimated, of one month’s worth of staple food for his family.

Comment: The Panel was not able to establish the exact total diya amount that the Sara community were obliged to pay to the Misseriya to save the lives of their community members. Local sources had cited 20 million FCFA (\$USD 32,000) (see S/2023/87, annex 24). In households with more than one adult male, each one of them are expected to contribute to the diya. If each share was 25,000 FCFA, then it would indicate that 762 individuals contributed to the total payment.

The Chef de group in Am Dafok, Mr. Celestin Tamia, who translated for the Panel in the exchange with the released hostage, headed the Sara “crisis and mediation committee” that negotiated with the Misseriya community explained the following: instead of FCFA, the currency often used in Am Dafok is the Sudanese pound, which people still refer to as “Sudanese dinars” (the so-called second Sudanese pounds replaced Sudanese dinars in 2007). The exchange rate between FCFA and Sudanese pounds is almost one to one. Payment in kind is as common as payment in cash, and as prices for goods, crops and animals fluctuate, it can, as in this case, be difficult to establish the exact monetary value of the diya agreed between the Misseriya and the Sara. Mr. Tamia explained that there were still some months left before all the families had paid their share to reach the total amount.

Annex 32: Photographs from Sikikédé and Mahamat Salleh and some of his group members, by Véronique de Viguerie, Paris Match, 14-19 January 2023



Mahamat Salleh in the middle (wearing a cap) with his guards, Sikikédé 19 January 2023.



Mahamat

Salleh (seated, right) in his camp site, Sikikédé, 15 January, 2023.



Mahamat Salleh, Sikikédé, 14 January 2023.

Annex 33: PRNC Communiqué, 7 October 2022, with a list of individuals appointed to positions of responsibility at a PRNC general assembly held on 6 and 7 October 2022, Dangadere, Vagaka prefecture. Signed by the secretary of session and spokesperson, Namayeba Ahmed.



PRNC
Parti pour le Rassemblement de la Nation Centrafricaine

PARTI POUR LE RASSEMBLEMENT DE LA NATION CENTRAFRICAINE P. R. N. C

COMMUNIQUE

Pour une information concernant l'Opinion Nationale et Internationale du résultat final de la deuxième Assemblée Générale du PRNC qui s'est tenue du 6 au 7 Octobre 2022 à DANGADERE dans la Vakaga.

Les Officiers et sous-officiers réunis ont débattu très largement sur la situation politique nationale et la sécurité Internationale. Nous sommes centrafricains opposants politiques au gouvernement et nous voulons la paix dans notre pays la RCA. Il est clair que notre Président actuel Touadéra installe une dictature avec ses mauvais choix et continue de maintenir un désordre total dans le pays avec les russes de Wagner qui commettent des crimes impunément. Nous sommes contre un changement de notre constitution et Touadéra doit partir pour que la sécurité triomphe enfin et que la RCA puisse prospérer.

La paix nationale, régionale et celle de notre sous-région est menacée par Wagner et le Rwanda. La Russie qui s'est installée en Afrique de l'Ouest et plus particulièrement en RCA dont le respect et les valeurs traditionnelles et culturelles sont bafouées où on constate chaque jour une dégradation et la décadence de notre société.

C'est dans ce contexte que sous l'autorité de son président l'Excellence Nourd Gregaza que les personnalités ci-dessous ont été désignées à l'unanimité au poste de responsabilités il s'agit de :

El politique :
Abdourahmane Tourkach : Coordonnateur Général NAMAYEBA Ahmed Djido Atny : Chargé de Communication, porte-parole du mouvement

El Militaire :
Général de brigade Mohamed Ali alias B13 : Chef d'État-Major Général du PRNC
Général de brigade Abdoulaye Ahmed Abba Thom : Sous-Chef d'État-Major général, chargé de sécurité intérieure et maintien de l'Ordre
Général de brigade Hamadaye Adam Moussa : Sous-Chef d'État-Major Chargé des Opérations
Colonel ATTAHIR Omar Zindre : Sous-Chef d'État-Major Doctrinal
Général de Brigade NOUBAKIVE Assane Alias Monde : Sous-Chef d'État-Major Logistique
Colonel Talib Assane : Commandant des Troupes d'Assaut
Colonel Bachir Guedia Alias Kagnalba : Commandant des Troupes, Chargé des Opérations spéciales
Commandant Mahamat Ahamat Ibrahim : Commandant des Gardiens des Élités
Capitaine Mahamat Assane : Chargé de la Logistique Adjoint

Fait à Dangadere le, 7 octobre 2022
Le secrétaire de la séance, porte-parole du Mouvement


 Namayeba Ahmed

nourdinegregaza@gmail.com
253 rue du Hourquet 65300 Lannemezan

Nourd Gregaza
tel : 0766382414
nourdinegregaza.wixsite.com/prnc

